

亲爱的，是你吗？

作者：默婵

他这个人生来冷心冷肠冷性情，仿佛没有任何事能引起他的关切
就连面对家人时顶多是给个微笑
要不是看在被追杀颇刺激的份上，他根本不耐烦当什么企业总裁
其实在他心底藏着一道倩影，只是无人知晓
经历千多个日子的寻觅，挂念，再见遇见她时，他决定采取行动……
三年前，她趁偷盗之便顺手救了人，不小心竟将目标物在原处没带走
真是名盗W.W毕生的耻辱，
她忘之唯恐不及，哪知会衰到再遇上他
提醒她胸口永远的痛也就罢了
还害她的心乱撞乱跳，真是可恶呐！
她认为两人最好画清楚河汉界，互不相干
可是于公于私，在正业在副业，他们不但“格格缠”，还越缠越紧哩……

楔子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第10节

楔子

一道与夜融合的黑影迎风伫立在珠宝商比尔·威尔家的围墙上观望着地形。

“不是很大的房子。”她低声沉吟着，而后以一个轻盈的前空翻跳下围墙，潜入主屋。

屋内一片阒黑，看来没人在家，不过就算有人在家，她照样可以来无影去无踪。W.W浅扬唇角，自信满满地走在屋内。

有趣，这间屋子从外面看是没什么，里头却跟迷宫没两样，看起来像是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森冷地带。W.W轻哼，难怪他不用保全，这个迷宫足以替他抵挡宵小，但不是她。

她左转右转，转到一间宽敞的房间，找到了！静置于玻璃柜中的，不是著名的蓝星石“蓝月之舞”是什么？

好美的星石，虽然星石不贵，可是它的切割技巧大大的增加了这颗蓝星石的价值，堪称为世界上最无瑕的蓝星石。

她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蓝月之舞”，原先她只是想来探查地形，等勘查完再决定动手的日期，不过，既然找到了就顺道带回去吧！省得还要再跑一趟。

她自腰际的小袋中取出一捆细细的钢线，像包装礼品般将钢线分缠于玻璃柜四个角，然后拿出某种装置一按，整个玻璃柜不费吹灰之力地被钢线割开，她伸手接住因四个角被钢线切开而往下掉的一片玻璃，不禁无趣地挑眉，一点挑战性也没有，连玻璃柜上也没安装什么机关，这比尔·威尔不是脑筋有问题就是发神经，他几乎是敞开大门欢迎小偷的到来。

忽地，她侧耳倾听，注意力全让骚动吸引去，然后，她忘了“蓝月之舞”的存在，当下决

定前去骚动的地点一探究竟。

“ 洛斯，你逃不掉了，我劝你乖乖受死吧！ ” 七、八名身着黑夜黑裤，戴着头套只露出一双眼的人正在比尔·威尔家的停车场围攻一名棕发棕眸、负伤累累的男子。

雷·洛斯冷笑道：“ 有本事你们就一起上，别在那儿放炮。 ”

“ 别以为我们不敢。 ” 为首的人出言恫喝。

这个叫洛斯的处境看来挺危险的哦！隐于暗处的W·W观看着停车场的这一幕，本欲先行离开的她心念一转，就当做好事，救救他，积点阴德也好。

“ 喀！ ” 的一声，停车场的灯光大亮，原本对峙的两方人马有志一同地将视线放在W·W窈窕的身影上。

雷率先皱起眉，此人是敌是友？怎会半夜出现在比尔家？但他来不及反应，便见她朝他暗眨下眼，然后……

“ 亲爱的，是你吗？啊！你们是谁？ ” 她尖叫，一张俏脸吓得花容失色，“ 亲爱的，他们是谁……哎呀！ ”

此话一出，她立即被对方掳去当人质，“ 吓 ” 得放声尖叫。

“ 住嘴！ ” 为首者大吼，她马上消音，颤抖的唇角实际上正忍着大笑的冲动。

为首者满意的看眼W·W，随即放话，“ 你要是不乖乖受死，我就让你的爱人头搬家！ ”

“ 你搬呀！反正我又不认识她。 ” 雷轻松应对，心里却在大骂这个跑出来搅局的女人，本来他不必顾虑这些人是否伤得了他，现在他却得替这个碍手碍脚的女人担心。

“ 哼！少骗人了！信不信我真的会杀了她！ ” 为首的人将枪口抵上她的太阳穴，阴狠地笑道。

一阵银铃般的轻笑自她口中逸出，“ 他的确不认识我。 ”

说时迟那时快，她已手持一管装有红色液体的针筒抵住架着她的那个人的颈子，一时情势大逆转为他们俩有利的局面。

“ 请叫其它人离开他好吗？ ” 她甜美地道，“ 他们令我紧张耶！万一，我一时错手把针刺下去，你可就死定了。这红色的液体有必要为你们介绍一下，它叫作‘致命吸引力’，学名是氰酸化合物的掺合物，至于加了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注射它的人会在三十秒内毙命，够久吧？还可以挣扎一会儿。 ”

为首者望着她唇畔那抹看似荏弱的笑容，心头不由自主地泛起一阵寒意，连忙遵从她的指示，命其它人离去。

这次的任务肯定是失败了！

雷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他识相的保持沉默，静观其变。

“ 很好。 ” 她露出一朵令人怦然心动的笑靥，“ 现在，你也可以走了，不过，如果你不相的又转回来攻击我们的话…… ”

她隐去话尾，故意将话说得威胁性十足，见为首者点点头后，她才将针筒移开他的脖子，放走他。

等他们走后，她才面向雷，雷眯起眼，戒备着。

“ 你伤得挺重的。 ” 她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雷，他所有的重量全倚在她身上，她不禁皱眉，但没抱怨。

“ 你是谁？ ” 雷警戒的问着她，发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幽香。

“ 总之不是想杀你的人。 ” 她微微一笑，“ 先帮你包扎伤口再说吧。 ”

雷意外地听到自己说：“ 走左边的门，直通大厅。 ”

她看他一眼，内心讶异却波说什么，依言扶他至大厅。

“ 酒吧下的柜子有医药箱。 ” 雷告知，顺手打开灯，两人看清对方，彼此都愣了下。

原来他不是棕发棕眸，而是金发金眸。金眸，好稀有的颜色，俊俏的脸孔肯定在女人堆里很吃得开，高大的身材却不显粗鲁反现优雅，W·W在心中赞叹着。

好个水灵灵的东方女子！一袭夜行动装紧裹着她玲珑有致的身材，及腰的如瀑长发绾成一条垂于挺直的背上，端丽雅致的面容在艳丽的美国女子中显得别树一帜且引人注目，雷看呆了，他这辈子还没见过如此震撼他心的女人。

她自乍见他真面目的撼然中清醒，轻咳几下，连忙替他处理伤口，由于家里有位医生，其它人多少也学了点医理，对于伤口的处理自是有方。

“好了。”她抬首朝他一笑。

“谢谢。”雷那双金眸直视她。

她不自然地避开他的注视，起身盈盈笑道：“我该走了。”

雷竟对今夜初识的她产生不舍之情，“请教芳名？”

她抿唇一笑，“W.W。”

一转眼，她的身影已翩然至玄关。

“后会无期。”她轻叹一声，身影飘然远去。

雷追至玄关之际，只能目送她翻墙虽开，徒留心中一团迷雾未解。

他轻按下茶几下的某个按钮，瞬间，原本迷宫般的地形散失，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他来比尔家像出入自家厨房般容易，只是今晚特别，竟让他有这番奇遇。

雷习惯性的到收藏“蓝月之舞”的房中做巡视，赫然发现玻璃柜被人破坏，但“蓝月之舞”安然无恙地躺在原位。

然后，雷想起她适才离开时说的话。

难不成……她是来偷“蓝月之舞”的？

可她却救了他。

“蓝月之舞”真正的持有人 雷·洛斯露出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01

一年后芝加哥

连绵细雨接连下了好几天，让人的心情都跟着低落起来。

一辆加长的凯迪拉克轿车缓缓驶在芝加哥最恶名昭彰的黑街上。

“洛斯先生，您来到芝加哥一定要到那儿看看，尤其是像您这种喜爱骨董的人。”车内静得只闻一个西装笔挺的人向坐于他对面，身着黑色西装、眸子紧闭的男人口沫横飞的解说。

雷·洛斯是欧洲企业巨子“洛斯企业”的继承人，目前正在美国度假，但得到消息的上流社会早已将邀请卡加雪片般地寄来给他，希望他能赏光参加宴会，而今天是目前这一站芝加哥他最后一天的停留。

“柯达。”雷·洛斯张眼轻唤，语气略显不耐。

“是？”柯达停口询问。

“闭嘴。”雷将视线移到窗外，注意列车道旁的一处空篮球场中有个女人正冒雨投篮，看样子一个人玩得很开心。

这儿不是黑街吗？她一个女人可真大胆，敢一个人落单在无人的地方待着。

“是。”柯达心不甘情不愿的闭嘴，还没说出口的是这家名为“天使之火”的骨董店女主人是个极为美丽的东方女子，然有名的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这家骨董店从开张至今从没遭抢或是遭窃，听说她是控制这条黑街的老大的至交，至于是什么样的至交，没人知道，只知道凡是属于“天使之火”的东西，谁也不敢动。

雷的视线一直放在那名女子身上，直到柯达 他的保镖传来一声轻唤：“洛斯先生。”

雷回过神，挑眉。

“我们到了。”柯达摇下车窗，望着挂上“CLOSED”牌子的门，“真不巧，她竟然没营业。”

“没营业就算了，走吧！”雷漠不关心地将视线调回球场，那女人不见了，他不感兴趣的合眼，命司机开车。

可惜，柯达摇上车窗，本来它是想来看看“天使之火”的女主人是否真如外传那样美丽且神秘。

在凯迪拉克驶走后不久，风韵樵抱着篮球回到店面开门，好奇地望眼那驶远的凯迪拉克，大概是客人，来了见她跷班又走了。

她甩甩湿透的发丝，拉下店门，望着写着“天使之火”几个字的招牌。

“从今天起，‘天使之火’暂停营业。时间，无限期。”风韵樵缓缓露出个笑容，将手中的

篮球往上抛。

两年后纽约

一名身着墨绿色西装的男子未经任何通报即走进“风氏企业”悬空已久，近来才“复职”的总裁办公室，宽阔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已阅完的文件，一名身着湖水绿套装的女子正伏案小憩，看来睡得很熟。

男子的脚步轻浮且飘扬，走在光亮的地板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凝视着小眠的女子，眼中出现一丝疼惜，轻咳一声，女子立即警戒地张开眼，坐起身，望见男子之后轻笑。

“怎么来了？”

“请我们美丽的女总裁一同前往餐厅用餐啊！”风人院排行第三的律师风清扬随意将自己丢进沙发。

“哦？怎么今天这么好，竟然会想请我吃饭，有什么企图？”昀樵拢拢男孩似的短发，摇摇头，打个呵欠，伸个懒腰，“真佩服老五的能耐，当初我们俩一同成立这间公司纯属玩票性质，没想到它已经名列五十大企业中。”

“你呀！逍遥惯了，要是你像力凯一样成日坐镇公司，包准你跟他一样有能耐。”清扬起身，弯手臂让昀樵勾住。“不过你有一样能力力凯一定跟不上。”

“什么能力？”昀樵笑问，心里有底二哥不会说什么好话称赞她。

“招蜂引蝶啊！”清扬笑道，无规于一路上员工们的惊艳目光。

“女人最大的本钱和武器就是她们的外貌，像我们这种看起来没脑袋的美人可是鬼点子多得不得了，男人最容易上勾，被我们要得团团转仍不自知，这真不知该说是男人笨还是女人太聪明？”昀樵佯装小鸟依人地靠着清扬，轻扬甜美笑意的唇瓣吐出的却是嘲讽十足的话语。

“伶牙俐齿，小心嫁不出去，到时别哭天抢地说男人不懂得欣赏，你瞧，大姊和清逸都嫁得如意郎君，你真要等到七老八十再结婚吗？”清扬难得地扛起二哥的责任，催起婚来。

“二哥还没结婚，我这小妹不便抢了您的风头。”昀樵轻笑，话锋转移，“对了，过几天纽约有位名流在宴会上好象要展示他的传家宝‘梅笛亚’，我们去看看。”

“那幅奇怪的画？几年前我见过一次，它的画框雕得美轮美奂，十分美丽，画本身倒是没什么。”清扬回忆起那幅画，觉得一点乐趣也没有。

“我要看的，就是画框，我听说那是名雕刻家佛烈斯生前流落在外的雕刻品之一。佛烈斯家族成员找我替他们拿回来。”昀樵审视她的指甲，觉得该剪了。

“你确定？那个名流的宴会可是只有男人才可以参加的。”清扬有股不好的预感。

昀樵不依的嘟起小嘴，眸底的盈盈笑意显露无疑，“所以才要你陪我去啊！”

清扬好笑的扬眉，“你怎么知道我收到邀请卡了？”

“以咱们各律师的魅力，他怎么可能放过？！尤其外传你男女都吃得开，是个……”昀樵隐去话尾，嘿笑不已。

“唉！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没有偷走‘蓝月之舞’的主要原因，我就愿意考虑，否则……”不愧为律师，把不吃亏的守则发挥得淋漓尽致。

昀樵粉颊一红，但也爽快的说：“你要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可以了吧？”

谁教当初她只跟老大说。

清扬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哇啊！”柯达低声惨叫，连忙躲到一旁的雷·洛斯身后颤抖着，“洛……洛斯先生……咱……咱们回去好不好……我错了……不该硬怂恿您参加宴会散心……”

雷那双金眸淡淡睨视畏首畏尾的柯达一眼，柯达一见，就算再心不甘情不愿，也只有拿出他身为保镖的职业道德，“勉强”忘记刚刚被端酒的服务生偷摸的事实。

偷偷瞄眼身旁无视于众家“先生”抛媚眼的抛媚眼、借故攀谈的借故攀谈的老板，柯达不免轻叹口气，打从三年前因为雷接掌洛斯企业遭遇狙击而聘用他当保镖开始，他就没有一天摸透雷过。

雷可以把一天当两天用，也可以把二十四小时当二十四秒般浪费掉，他似乎在找寻某样永远不会令他厌倦的人事物，却像找不着般的寂寞，不过这话柯达是绝不会自讨苦吃的说出口。

说老实话，电对他这个保镖倒是不差，虽然雷不太需要他的保护，但仍将他留在身边，而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找乐子给这位对任何东西都不热中的老板。

“柯达。”金色眼眸出现在柯达呆滞的眼前。

“啊，洛斯先生，什么事？”柯达回过神后赶紧回话。

“看你似乎玩得很开心，那我们再留一会儿好了。”一抹恶意的微笑在雷漂亮的唇线绽开。

“啊！洛斯先生，咱们还是快回去好了，我……我并没有玩得很开心……”柯达四下环顾这全是男人的宴会不禁头皮发麻，尤其他刚刚还被……他真后悔自己一时口快劝雷参加这个宴会散心。

“那你的意思是这宴会的主人做得并不好喽？”雷微挑眉，像只捉弄猫的老鼠。

“不……不是啊……我……”柯达期期艾艾的想解释什么，可是生性不善言语的他根本表达不出内心的意思。

所幸，雷并未再耍弄柯达，他的注意力被刚入场的一对男子吸引过去。

较高的那名男子唇角挂着明朗的微笑，黑眸却暗藏着谨慎；而较矮的那名男子有着金发蓝眸，轮廓却是十足的柔美，唇畔漾着的甜笑好象“她”，那充满自信及戒备的姿态好似正盯着猎物的老虎。

这个人……好象三年前有过一面之缘的W.W。雷紧盯着他看，“他”是男人吗？会是她吗？雷非常怀疑，难得的好奇心使他那双金眸燃着熊熊火焰，露出一抹微笑，丢下柯达一人往他们的方向走去。

“哈啾！”昀樵打了个小小的喷嚏，紧接着又打了好几个喷嚏，她接过清扬递过来的手帕捂住口鼻，但打喷嚏的现象仍未停止。

“你的花粉过敏症发作了。”清扬低声宣布这个消息，且老到地将她带到阳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没……哈啾……想到……哈啾……这里……哈啾……哈啾……天……哈啾……哈啾……哈啾……哈啾……”昀樵话没说完一句，喷嚏打得出话还多。

“你休息一会儿，今天就算了，如何？”清扬建议。

“哈啾……哈啾……”昀樵拚命摇头，她才不要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那你要怎么办？喷嚏打得这么严重，现在好不容易止住一会儿，等会儿进去还是会打，到时候画框没到手，你倒先挂了。”清扬好心分析“战况”给昀樵听。

昀樵皱起眉头，从身后拿出几罐装有透明液体的小巧瓶子，“用这个……哈啾……哈啾……哈啾……烟……哈啾……哈啾！”

清扬挑眉，没有伸手接，“该不会要我帮你吧？”

昀樵点头，边打喷嚏边露出个奸笑，清扬莫可奈何的微笑，揉揉她的头，弄乱她的头发，把金色假发弄歪，惹来昀樵的一踢，不满的注视他。

“真是服了你，早知道就不帮你。”清扬在昀樵发作之前改口，“不过都跟你一起来了，就帮到底吧！”

昀樵失笑，将瓶子丢给他，独自一人留在阳台等待清扬行动。

望着开满了花朵的花园，昀樵真为自己这个治不好的过敏症抱不平，别人都在享受花香之际，她却犹如身受极刑！

“哈啾！”昀樵受不了的擤擤鼻子，糟了！二哥的手帕已不敷她使用，不爱带手帕的她现在上哪儿去找手帕？

突地，一条折叠整齐的手帕出现在昀樵的视界。她警敏地望向手帕的主人，诧异地睁大眼睛，好高的男人！但由于背光，她无法看清男子的面貌。

“你不是在找手帕吗？”男人浅笑道，看不清眸色的眼睛盛满笑意。

昀樵大方地接过来，正好捂住一个喷嚏，“谢……哈啾……谢……”

“不客气。”雷坐到她身旁，仔细端详，近看更像是W.W，而由刚才他们的动作，他看见了隐于金发下的黑发，确定她是女的。

为花粉过敏症所扰的昀樵这才发觉到雷看她的目光十分怪异，倏地想起这是个同性恋宴会，这个人既然参加了这个宴会，八成也是个同性恋，而他看她的眼神……哎哟！昀樵打了个冷颤又打了好几个喷嚏，他……不会是“看”上她了吧？

“你没事吧？”雷关心地问，想观看她的情形，她却躲得更远，一个不小心，昀樵竟然整个人摔出阳台。“小心！”

昀樵反应敏捷地攀住阳台的边缘，往下一看，差点没昏倒。

花！阳台下一整片盛开的花！昀樵又连打了好几个喷嚏，而且有泛滥的趋势，天！

“快……哈啾……哈啾……”昀樵连话也说不完全，声音让喷嚏占据了！

雷连忙拉她上来，她整个人软趴趴的贴在他怀里，一抹熟悉的清香直扑鼻而来，见她喷嚏打得如此严重，他的心底某处似乎牵动了什么，“你没事吧？”

“没……哈啾！”昀樵不说话了，改以摇头表示。

雷盯视她良久，才缓缓地道：“你不适合假发。”

他没有讶异的看见昀樵眸里的警戒高升，而他准备做出更让她惊讶的举动，毫无预警的，他伸手拿掉昀樵的金色假发，如瀑的乌发一泄而下。

“啊！哈啾！哈啾！”昀樵低叫着，本想取回假发的动作在连打喷嚏的情况下完全无法发挥，她不悦地盯着雷，幸好，她另外戴了这项长假发，以防万一。“还……哈啾……我……哈啾！哈啾！”

果然是她！他终于再次遇着她了，他找了她好久好久！

雷轻笑出声，“好久不见，W.W。”

什么？！昀樵讶异中合着敌视的起身往后跃离开雷一大步，除了风人院的驻院人，知道闻名夜盗W.W性别为女性的只有一个人——洛斯——她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

“你……哈啾！”天！她千避万避，终究避不过再次遇见他的命运，一见到他，她就想起那晚的糗态，去偷“蓝月之舞”顺道救了他不打紧，重要的是，去救他之时忘了先将“蓝月之舞”拿走，这是她出道这么多年以来唯一的败笔，唯一的污点！“你……认……哈啾……哈啾……错……哈啾……人……哈啾……”

“我绝对没认错人。”雷那双金眸盈满笑意，看得昀樵脑中警铃大作。

02

“我找了好好久……”雷激动的凝视昀樵，却因室内传来的惊吼声而隐去话语。

老三行动了！昀樵瞄了眼会场，捂住口鼻，也往地上丢罐小瓶子，白色的烟雾霎时冒起，雷迅速地捂住口鼻，努力挥开那陈白雾，但等白雾散开之时，昀樵已不见踪影。

他冲进会场，会场内一片混乱，主人突然发出尖叫。

“我的‘梅笛亚’！”他大叫着，不敢相信地望着上一秒还挂着画的墙壁，天！他的传家宝。“‘梅笛亚’不见了！”

雷没有心思注意那幅不起眼的画，他敏锐地扫视会场，发现那名跟她一同前来的男子还在，可是他身旁没有她。

有视线！清扬察觉有人在看他，不过不是“那种”目光，因而连忙环视会场，发现到一名有着金色眸子这样特殊眼色的男人毫不避讳地盯着自己看，没有敌意，倒是探询的成分居多。不必理会，他得将最后一步完成。

清扬故作讶然地指着某扇落地窗，“啊！看那边！”

所有人的目光全因清扬的话而集中在落地窗上，那扇落地窗大敞，在窗棂的部分用刀子插着一张绘着一名穿着十八世纪翠绿色服装的女子画作，画上另外附着一张十公分见方的名片，上头只有洋洋洒洒的两个草写的W。

认出此为夜盗W.W专有署名的人都不禁讶异，因为他只偷走了画框，而外传价值连城的画作“梅笛亚”却留了下来。

看着主人灰头土脸的模样，清扬就觉得好笑，想必他也知道“梅笛亚”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画，而是画框。

不过，这不关他的事，反正他已经替昀樵把画框弄到手，他得赶快回去准备索取他应得的“代价”。

雷跟着清扬离开会场，只见到他独自一人开着黑色法拉利离开，才想继续跟上去之时，柯达找到他，阻止了他。

“ 洛斯先生，我终于找到你了！” 柯达气喘吁吁的跑到雷身旁，“ 我以为你被人…… ”
可惜！雷不禁低咒一声，他再次断了寻找她下落的线索，但是好在他记下了那辆法拉利的车号，循线追查那名男子，那她的下落就呼之欲出了。

“ 洛斯先生？” 柯达觉得雷的神色不太寻常。

“ 柯达。” 雷那双金眸瞄眼柯达，“ 咱们回别墅去吧。”

“ 哦。” 柯达未敢多问，跟上雷的脚步离开这片混乱。

【本报讯】

昨日名盗W，W在纽约某名流的宴会中窃走他的传家宝“ 梅笛亚 ” 的画框，令人不解的是，他只偷走画框而非画作本身。据知，这个画框乃是意大利名雕塑家佛烈斯流落在外的作品之一，价值不比画作本身低。

根据统计，专窃珠宝、艺术品的W．W近几年已窃取了不下数十件珠宝和艺术品，举凡著名蓝宝石首饰“ 蓝玫瑰 ”、珍珠上品“ 人鱼之泪 ”、名画“ 传奇新娘 ”、“ 花神 ” 等等，全是市价超过千万美元的极品。

目前W．W所窃的物品，总计价值超过十亿美元，而各富商、收藏家更是人人自危……

雷丢掉手中的报纸，打开计算机输入查询项目，不一会儿，计算机便显现出他所要的资料。

风清扬，三十岁，纽约前十大黄金律师之一，收费标准出奇怪异，但他打的官司没有吃过败仗，佛罗里达“ 风屋家族 ” 中排行第三，在纽约的黑道势力庞大，但没有任何证据指出他跟黑道挂勾。

雷盯着计算机萤光幕，金眸若有所思地溜转着。

风屋家族。他将有关风屋家族的所有资料从计算机中调出。

老大风力勤，三十四岁，医生，半年前跟同事谷绯羽结婚；老二风君樵，航天及计算机工程师，三十二岁，与宏儒信息副总裁结婚三年，半年前生下一名女儿裴季桦；老四风昀樵，风氏企业总裁，二十九岁，一年半前才正式接管风氏企业，之前一直待在芝加哥，动向不详；老五风力凯，二十七岁，地质学家兼风氏副总裁，目前待在内华达州研究；老六风清逸，建筑师，二十二岁，两年前与身为国际刑警的丈夫蓝皓轩结婚，两人没有孩子，蓝皓轩先前为蓝氏企业欧美分公司的总裁。

他来看去，最后只将风昀樵的资料留下，再调出她所有的照片，雷一见，皱着眉头，是她吗？

照片上短发俏丽，浑身上下充满都会女子气息的风昀樵，一双明眸定定地望着远方，好象任何人都无法进入她的心里面。

很像她，可是她的气质……而且，她是长发啊！昨天再见她时，她仍留着长发，而风昀樵却是短发，若能和风昀樵面对面交谈就好了，这样他也就知道风昀樵到底是不是W．W。

“ W．W。” 雷缓缓念着这个缠绕他三年的名字，向来不为所动的冷颜竟出现几丝温暖的曙光，当全世界的人都在猜测W．W这位名盗是男是女时，他幸运地得知她是女人，还曾有过一面之雅，让她救了，当时她的目的是“ 蓝月之舞 ” 吧？却没有偷走它，三年来，他一旦在打听她的下落，可惜的是每次都落空。

终于在昨晚，他又见到她了，在一场他刻意捉弄柯达而参加的只有男人才应邀的宴会，看她的样子应还记得他。

他还记得他。雷缓缓一笑，眸里闪着光芒，不太明白心头的雀跃是怎么回事，将视线调回计算机上唇畔挂着若有似无笑意的昀樵，他唇角的笑意渐渐扩大……

完了！完了！完了！

昀樵慌张的在房内踱步，她又遇上他了！又遇上他了！而他竟然还记得她！

天！她得赶紧收拾行李回芝加哥，然后躲上一阵子等风声过去之后再露面。

对，就这么办！

昀樵心念一到，马上搬出行李将一堆衣物塞进箱中。

“ 昀樵，你在做什么？” 清扬斜倚门框问。

“你眼睛瞎了？收拾行李啊！”昀樵头也没回的回答。

“回芝加哥？”清扬自昨夜听完昀樵的奇遇之后就一直笑到现在。

“对！”该死，什么时候这个旅行箱容量变得这么小！

“那公司怎么办？”清扬闲闲的问。

昀樵收拾衣物的动作猛然停止，清扬大笑出声，她根本没想到公司的问题嘛！记得当老大和小嫂子结婚时，她还信誓旦旦的跟力凯保证绝对不会去下公司不管，要他安心地到内华达州做研究，让他去做爱做的事，结果现在不到半年她就想开溜，只怕以后没人敢将任何重责大任交给会食言的风昀樵了！

“笑什么？”昀樵心情口气皆不佳的瞪着笑到捧腹的清扬，一边莫可奈何的取出她刚刚才塞进行李箱的衣物。

“放心，那个洛斯又不知道你就是风昀樵！就算他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查出你就是W.W，最多是查出你的资料而已。”清扬试图安抚昀樵躁动的心绪。

“万一他找出其中的关联怎么办？”昀樵沮丧的坐在床上，“该死！早知道我就不该发什么好心去救他，还粗心大意的让他看到我，我为什么没有习惯戴面具呢？”

“嘿！昀樵，这么担心不像是你哦！”清扬上前握住昀樵纤细的肩膀。

昀樵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记忆中的那双金眸一直困扰着她，像是要将她看透般令她极度不自在，她应该忘了的，可是她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这就是她拒绝偷“蓝月之舞”的原因，因为深怕再遇见他一次，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我看，你还是暂且放下这件事，先将货交给委托人吧！”清扬为了让昀樵不再担心，便提起另一件事。

“对呀！我都忘了这回事。”昀樵立即打开计算机，发出E-MAIL通知对方货已到手，询问何时交货。

不一会儿，对方复讯。

“咦？”昀樵讶叫。

“怎么了？”清扬凑过来看热闹。

“买主已将货物转卖给另外一个人，他们要我代为送去，因为另一个买主现在人在纽约，钱已经入了我在瑞士银行的帐号。真是的，我最讨厌这种转来转去的买卖了！”昀樵喃喃抱怨着，可也没拒绝的发出回函答应将货物安全送达新买主手上。

才一下子，新买主的地址便传送过来，昀樵一见，笑出声，心情明显好一点，“离咱们很近，用走的三十分钟就到了，刚好可以试试我新买的那双直排轮鞋。”

“你现在要出门？”清扬微皱眉，不太赞成她现在出门。

“我现在就去煮饭，饿不着你的。”昀樵心知肚明的瞟眼看似担心的清扬。

“昀樵，你真是我的好妹妹，何其有幸，我竟然有你这么一个好妹妹，如此十全十美……”清扬开始发挥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赞美着昀樵。

昀樵睨眼二哥，“说吧！你晚上想吃什么？”

清扬的笑容更大了，顺口说出一堆他梦想已久的菜肴，“我想吃红烧狮子头、糖醋排骨、宫保鸡丁……”

她翻翻白眼，“我警告你一定得把这些东西吃完哦！否则我就不做第二次给你吃。”

“YES, SIR！”清扬笑咧了嘴，行个军礼。

顺利将画框送到买主手上后，昀樵快活的溜着她的直排轮鞋在路上玩，在经过几条暗巷后她发现黑暗中有不怀好意的眼光直盯着地转，她一边溜一边不动声色的注意着藏在暗处的那些人，最后察觉到他们的目标不是她。

既然不是她，她就没必要注意。昀樵无视于他们，自在地溜着，忽地，一声低喝响起，使得这些人一冲而上，拦住一辆正好驶过这条街的车子。

昀樵随意一瞄，不感兴趣地想溜走之际，一道凌厉的视线贯穿她的背，她警觉地环看四周，没有人啊！怎么她觉得毛毛的？

此时，那些拦车的人正因车内没有他们要找的人感到困惑，昀樵发现那道凌厉视线的主人正站在她面前，在没有路灯照明的街道上她根本看不清他是谁，不过，她看不清不代表那些人也看不清，只见他们全朝她这儿冲过来，人人手上都拿着武器，昀樵当然知道他们不是冲着她来的，可是……

就在她想回击之际，那个男人将她拉到他身后，以着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快速打倒两个人，那些人以他为中心围成一圈，想要以多欺寡，但是他们人多，却一点也占不到便宜，那个男人正以着难以想象的好身手攻击他们，哟樵瞧得津津有味，就在他击倒了大多数的人时，剩下还站着的五个人纷纷掏出枪来对准男人。

“雷·洛斯，只要你退出洛斯企业，我们可以饶你不死。”

雷轻轻地笑了，不在乎的笑声在黑暗中听来特别刺耳，“你们以为这么容易杀得了我？”

“没有人可以躲过枪弹，你也是人。”

“我倒想试试枪子儿的滋味。”雷阴冷地笑道。

“你……”那些人显然被他笃定的语气吓了好大一跳。

“来啊！有种你就开枪，如果我死了，看还有谁能告诉你们接掌洛斯企业最重要的东西藏在哪儿。”雷气定神闲地等着这些杀手下手杀他。“没有了那个东西，你们的雇主可是会大发雷霆的哟！”

这个叫雷·洛斯的男人简直把他们当笨蛋耍！哟樵从没看过有人可以将命拿来当游戏赌的，除了他们风人院之外，他是头一个！他一定是嫌命太长，想要早点结束。

“你最好快说出它的下落，否则……”

“否则我就难以保命是吧？”雷接下去，唇畔那抹嘲讽的笑意盎然。“我是不会说的，你们杀了我吧！”

“你……”这下他们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雷将他们弄得进退维谷。

“哈哈……”哟樵再也忍不住地捧腹大笑，好有趣哦！这个叫雷的整人的技巧好高超哦！

她这一笑，令所有人将视聚焦在她身上，等哟樵笑够了才发现他们全在注意她，她正经地清清喉咙，“不好意思，我只是路过，你们继续啊！不必理我。”

这番话显然得不到几位被当成笑话主角的同意，只见其中的两个人脸色狠毒地朝她走来，而其它三人则看守着雷，怕他跑了，雷饶富兴味地望着哟樵，有点好奇她如何脱离这种景况。

哟樵微微一笑，在那两个人接近她时，压住他们的肩膀以一个完美的后空翻跳到他们背后，而当其余三人想举枪便射的同时，雷以一个分腿踢将背对他的三人踢倒之后，大手拉住冲过来的哟樵就跑，那五个人异口同声的诅咒，跟着追上来，同时想藉由开枪来阻止他们的行动。

“往右转！”哟樵低声道，雷闻言来个紧急转弯往右边的巷道跑去，他背倚着墙，哟樵则因冲力太大而撞入他的怀里，那五个人直接往前冲，又过了一阵子，等到他们没回头追，雷才放开怀里的哟樵。

哟樵抬头想看清雷，意外地望入一双奇特的眸子里，久久无法言语，直到有车子经过他们旁边的巷道，藉由一亮而逝的车灯，他们看清了彼此——

天啊！命运在玩弄她！怎么这么有缘又碰到他？原来洛斯是他的姓，雷才是他的名！哟樵难以置信的睁大眼，掩不住心底的惊诧。

雷震惊得无法做出反应，风哟樵，本人比照片上的她多了一股灵动之美，他没想到会这么巧地遇见她。

“你……”雷才开口，就遭到哟樵的剧烈挣扎。

“放开我！”

“等……等一下……别动……啊……”雷低鸣一声，这才发现他的肩膀有温热的液体正缓缓流出，也才发觉肩膀痛得不得了。

“你受伤了！”哟樵马上停止挣扎，脱下外套压住他的伤口，怎么她总是见到他受伤的模样呢？这下该怎么办？

“不碍事。”雷忍着疼楚，勉力伸出手指在哟樵脸上轻抚，眸里有着疑惑，“你……”

“别碰我！”哟樵防备地挥开他的手，同时人已离他一大步远，她为颊上陡升的温度感到不解。“子弹只是擦过去，不碍事的，我先走了。”

“等……唔……”雷一动，肩膀的伤就产生撕裂般的痛，他本身倒是不介意，但身体已经做出反射动作——停步。

“你动什么啊！那只会让你的伤口裂开！”哟樵不忍地回头，替他的伤口做简单的包扎，这举止引发雷的回忆。

“记不记得三年前你也是……”他试探地问。

“我今天才认识你的耶！什么三年前，三年前我要是遇过你，今天我一定不会再淌这浑水。”哟樵抑着心虚，凶巴巴的打断他的试探。

“是吗？”又一辆车子经过，短暂地照亮暗巷，雷偏头想看清她的表情。
“这就要问你了。”昀樵包扎完之后起身拍拍手，“我要走了，你保重。”
说完，她不敢迟疑的举步便跑。

“等等……”雷按着肩膀想追上去，但昀樵一下子就不见踪影，他根本不知她往哪个方向走。

该死的！他受什么烂伤！雷不禁低咒。
下次他绝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她走！

“雷，我听柯达说前天你独自一人行动被狙击伤了肩膀，有没有事？”雷的父亲伊克·洛斯忧心忡忡的声音在电话那头传入雷的耳里。“你玩够了吧？该回来了。”

“爸，我没事，只是一点小伤，没有减低我的雅兴。”雷睨了眼一旁亦步亦趋的柯达，柯达一见，连忙低下头，不敢吭声。

“你还是回来吧！至少在德国，他们的行动会因爸爸的禁止而有所收敛。”伊克劝着。

“爸爸，我不能一辈子都活在爷爷的庇荫下，万一哪天爷爷走了，我岂不是要跟着去死？”雷拒绝提早结束假期，他离开德国，为的就是要引叔叔乔治·洛斯出洞，他太久没策划杀他，脑袋可能会退化，这样就不太好了。

何况，他已经找到了“她”，虽然不确定，但风昀樵同样引起了他的兴趣，为此，他更不可能离开美国回去德国。

“雷，不准咒你爷爷！”伊克为雷说话的百无禁忌感到头痛。这孩子从小就对危险的事物特别感兴趣，对于当企业家这种安定性过高的工作根本不屑一顾，要不是他叔叔乔治因为不满他接掌洛斯企业而连番找人杀他，让他觉得有趣，他也不会任洛斯企业总裁这个位置待了三年之久。

“是。”雷浅浅一笑，没有多大歉意，“对了，爸，我们合作的对象，美国地区包不包括风氏企业？”

“风氏企业？”伊克重复着，顺手打开计算机查询，“等等，我查一下计算机。没有，不过最近他们会跟我们合作一件土地投资案，地点就在……”

“约签了吗？”雷打断父亲的描述。

“还没，因为尚未谈妥，我已经派了你妹妹贝儿前去洽商。”伊克纳闷的回答，“你问这……”

“交给我吧！”雷出人意料地揽下这件合作案。

“啊？！”伊克明显讶然，“你不是还在休假吗？”

“反正我人在美国，把一切资料传真过来吧。”雷的唇角露出一抹只有柯达才看得见、却不解其意的笑容。

“可是贝儿已经出发到美国去了啊。”伊克真搞不懂儿子在想什么，以往他在休假时是绝对抛开公司的事务呀！

“没关系，让她来，正好当我的临时秘书。”

“可是……”伊克还有话说，但雷打断了他的话。

“总之，这件合作案交给我便是。”雷不容拒绝地坚持。

“好吧！你记得去接她，她这次会答应到美国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伊克还没叮嘱完，雷就收线，他摇摇头，不以为意地开始准备传真文件，这孩子除了对自己，对其他人几乎是冷血无情的，就算是亲人也不例外。

他未免为今年才二十七岁的雷感到担忧，他太冷血，对任何事物皆抱持着不热中的态度，真不知何时才会出现一个人拴住他，让他真正的定下来。

她会不会太残忍？那天晚上就这么把他去在那儿，万一那群人又跑回来看见受伤的他，把他杀了怎么办？

昀樵蹙起眉，目光落在正前方正在报告她今天行程的秘书身上，心思早已飘得老远。

那关她什么事？他死了倒好，少了个人认识她，以后就不必提心吊胆何时会碰见他呀！可是.....

“总裁？”秘书怯怯地唤着昀樵。

昀樵没有反应，一径沉思着。可是他专注的眸子又惹得她心情不宁，哎呀！他该死的这么烦人做啥？她也真是够好运的！连续三年都没见他，可是现在却一连两天遇见他，害她昨天和前天都安分的待在家里没乱跑，老天爷保佑不要再遇见他了。

“总裁？”秘书看着昀樵变幻不定的表情，有点害怕的再叫。

这次昀樵听到了，她望着秘书，有点不高兴破人打断她的冥想，“什么事？”

秘书瑟缩了下，怯怯地问：“总裁，我是不是哪儿做不好？”

“啊？”昀樵显然不太了解这个问题的中心主旨。

“不然.....您怎么一直瞪着我.....”

“哦，抱歉，我在想事情。你进来有什么事吗？”昀樵集中精神问道。

“向您报告今日的行程和约会。”秘书刚刚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堆，敢情昀樵连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哦，开始吧！”昀樵将背靠进椅内，让直挺的腰稍做休息。

做人下属的秘书不敢吭气的再次摊开记事本，心想，至少她比以前副总裁的秘书好多了，听说副总裁的秘书做最久的也只有一个月，她还好，已经做了三个月。

“您早上十点到十二点要主持业务检讨会议：两点与洛斯企业总裁见面谈土地投资案的事.....”

“洛斯企业？！你说洛斯企业，我没听错吧？”昀樵现在对洛斯和雷这两个词是超级敏感。

“是.....是啊！洛斯企业，欧洲企业执牛耳的洛斯企业。”秘书战战兢兢的回答，心想她就被撤职了，风氏企业就副总裁秘书和总裁秘书这两个职位汰换率最高。

“我们什么时候跟洛斯企业有牵扯了？”昀樵试图说服自己，这个洛斯企业绝不是雷·洛斯克口中的那个洛斯企业。

“土地.....土地投资.....这是详细资料。”秘书将一份用黄色活页夹装着的文件放在光洁的桌上。

昀樵眯起眼，这份文件就跟雷·洛斯那家伙一样碍眼！她静下浮躁的心思，等会儿得找力凯问清楚。

“除了这两件之外还有什么事吗？”明白自己已经吓到这个胆小的秘书的昀樵尽量和颜悦色的说话。

“哦，十二点的时候，您和风律师有午餐约会，要商谈和洛斯企业合作的这宗土地投资筑有无任何法律问题。除此之外，没有了。”

“好，你去做你的事吧！”昀樵想起来了，前阵子她才跟洛斯企业的人用电话联络过，只是那时没有特别注意洛斯企业和雷·洛斯的关联。

她烦躁的拿起电话，拨了几个熟悉的号码，响了几声后，一个低而冷的男声响起：“力凯·风。”

“是我，老五。”昀樵感觉自己纷乱的心绪在听见力凯的声音后平静不少。

“二姊，有事？”力凯在电话那端正拿起一颗石头分析它的成分。

“你对洛斯企业知道多少？”昀樵一边翻阅着刚才秘书放下的文件一边问。

“我们跟他们有宗土地投资案，在德国一个叫克勒古堡的地方，预计将那座古堡变成观光饭店。洛斯企业是个实力雄厚的财团，对我们进军欧洲有帮助，不过后来因为古堡有问题而暂停，连约也没签成，我们相约两年后再次评估其可行性，所以今年再度合作。怎样，有问题吗？”力凯那不冷不热的声音首次扬起尾音。

“不是啦！我是想问.....想问.....”昀樵不知道该如何启齿，毕竟她也不晓得这样问好不好。

“他们的总裁跟我同年，接管洛斯企业才三年。不过，他身旁经常有狙击事件发生，据说是他的叔叔不满他接管洛斯企业，收买杀手欲刺杀他，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力凯的声音里多了一丝笑意，“他不会正好就是你没偷‘蓝月之舞’时所遇上的那个人吧？”

昀樵闻言咒骂，“该死的风清扬！我非割下他的舌头不可！”

早知道就不该拿这个跟清扬谈条件，这下全风入院的人一定都知道了啦！

“二姊，我们是关心你，你不必觉得没面子。”电话那端的力凯大概笑了，声音听来柔和多了。

“我就是觉得没面子嘛！想我这样闻名全世界的神偷，竟然会做出这么糗的事，教我怎么跟你们启口。都是该死的二哥！他竟然掀我的底！”昀樵红透了脸，一边怒嗔。

“不会。”力凯轻笑出声，“我们只是觉得你更像人类而已。”

“谢谢夸奖。”昀樵像泄气的皮球般闷闷地道谢。“你知道洛斯企业的总裁叫什么名字吗？”

“雷·洛斯。”

力凯的话有如昀樵脑中投下一枚氢弹，久久，她才反问：“力凯，如果我们放弃和洛斯企业的合作案，估计会损失多少？”

“我们必须付违约金两千万马克。”

“为什么？我们不是没签约吗？”昀樵讶然地叫。

“口头协议有双方律师做见证，一样有效力。”力凯不愠不火的回答。

她现在是火上肉了！昀樵巴不得现在能有双翅膀让她直飞回芝加哥。

“老四？”力凯略带关怀的嗓音响起。

“现在只有发挥我高超的演技了！多么希望大学时我是话剧社而不是艺术鉴赏社的社员！”昀樵喃喃抱怨着。

她的人生怎么这么悲惨？

另一头的力凯沉默半晌，“那我回来好了。”

“不要！”昀樵反对，她不想小弟再牺牲自己的兴趣来配合她。“我会没事的，真的！你不要担心，我一定会将所有的事都处理得好好的！”

力凯就是这样，总是将自己的关心隐藏在行动中，言语对他而言是多余的工具，不了解他的人会以为他真如外表那样冷淡。

“好。”力凯略弯唇角，明白昀樵的心意。“有问题找我，或者老三会比较近。”

“安啦！没有事的！”昀樵尽量表现出二姊风范，“BYE！”

力凯这才收线，继续他的研究。

挂上电话的昀樵意兴阑珊的翻着文件，下定决心似的按下通话键，“菜儿，麻烦你取消今天所有的约会和会议，我有事要出去一整天。”

“是。”

甘乃迪机场起了一阵骚动，一名金发耀眼，身着鹅黄色套装的冷艳女子步出海关时引来无数人的注目礼，她唇角略弯，惯于这样的注目礼同时也享受着。

在她面前，所有自称美人的女性都该自惭形秽，有这份自信的她将头略仰成一个高傲角度，藏于墨镜后的绿色眸子正在搜寻着预期中的身影。

岂料，只出现一名高大的男子，以着德语恭敬地道：“贝儿小姐，请跟我们来。”

“雷呢？”贝儿以为哥哥会来接她。

“总裁命我们来接你。”

“我是问他的下落，不是问他的命令！”贝儿·洛斯捺着红色唇膏的肩正不悦地弯下。

“对不起，贝儿小姐，我们不知道。”

贝儿冷瞪眼前这名一问三不知的高大男子一眼，姿态优雅地推开他往外走。“柯达呢？”

“他跟总裁在一起。”

可恶！雷不知道她要来吗？下一秒，贝儿微愠的眸子降温，她向来都知道哥哥是个冷血动物，她还为他不重视她生什么气呢？从小她就一直在他后头追逐他，可是直到现在，她只有工作能力受到他的肯定……她一直很想得到他的关爱，像其它哥哥疼妹妹那样，不过……

气什么呢？反正她人在美国，一定可以见到他的。

“贝儿小姐？”

贝儿坐上车，“先带我去雷住的地方。”

“是。”高大男子必恭必敬地回答，举个手势命司机开车。

射箭场，雷无声地站在昀樵所站的位置旁边望着她射箭，数据上写着她是射箭能手，可是今天的她似乎有点失常，平常靶靶中红心的，现在却连连失手。

他微弯唇角，望着她懊恼的架箭拉箭，自己亦跟着她一同动作，箭矢飞射出去，他的箭中的是红心，昀樵的箭却插在红心外围。

昀樵不爽地瞄了眼身旁这个高她一个头的男子，他在向她挑战吗？她微抿红唇，来来来！她可不会输。

她迅速射出一箭，正中红心，也代表着接下他的挑战书。

雷露齿一笑，亦射出个红心，两人开始比试，战况激烈，谁也不让谁，谁也没有停止的意思。

跟在雷身后的柯达讶异地看着老板愉悦的神色，雷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是的，开心，他可以感到雷那冷血的身躯正燃烧着热情。他不禁将视线移到他身旁的昀樵，是因为她吗？

天啊！柯达非常肯定雷的热情就是因为她，雷竟然用感兴趣的眼神盯着她瞧，这是他为雷工作三年以来，破天荒头一遭见他对“人”产生兴趣！可是，再有兴趣也没必要负伤跟她比试啊！柯达担忧地望着雷的肩胛渗出血，却又不敢叫他们停手。

最后还是昀樵眼尖地瞄见雷米色的套头毛衣上出现突兀的红色，经确定是血后才急忙喊停，结果雷以一箭险胜。

“你疯了！受伤还来玩箭！白痴啊你！”昀樵破口大骂，瞪眼怒视，还认不出是他。

“我想，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风小姐。”随着雷说的话，昀樵睁大眼，然后张大嘴看着他拿下墨镜，整个人陷入混沌状态。

“洛斯先生，您先坐下吧！您的伤口都裂开了。”柯达忍不住开口，引来雷的一个白眼。

他怎么找得到她？昀樵头痛的想，但见他肩膀上染红了一大片，她暂且丢下这个疑问，上前扶他坐下，“你该听他的话坐下的。”

雷定定地看着昀樵，昀樵避开，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你应该知道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合作的事才对，我想知道你今天为何要取消我们的约会。”雷浅笑，看似没有杀伤力，昀樵却不由自主的感受到他的压迫，或许是因为怕他认出她就是W.W吧！“对了，我忘了自我介绍，雷·洛斯。”

“昀樵·风。”昀樵有礼地回握雷伸出的手，深吸口气，“我想以最佳状态谈生意，而我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取消了我们的洽商，如果能够，我们可以明天再约时间。”

“你是真心的吗？”雷问，金眸含着某种不知名的心绪。

“我们是不会放过这个进军欧洲市场的大好机会的。”昀樵强迫自己迎视雷那双似要看透她的金眸。

雷颇富深意地微笑，“希望那天晚上没有吓着你，不知你有没有伤到哪里？”

有，不过是她自己在溜回家时不小心撞到门，小腿留下一点瘀血。她摇摇头，见他这么坦然的态度，她也不好意思假装她从没见过他。“你肩膀的伤似乎很严重。”

一旁的柯达猛点头，雷现在只适合躺在床上静养而不是四处乱跑。

“只是小伤，不碍事。”雷不在意的态度和柯达成反比，这让昀樵不禁笑了出来。

“你知道，我比较相信你的……”昀樵以眼神询问柯达他的职称。

“保镖。”柯达回答。

“你的保镖说的话，洛斯先生。”她的防备放松了些。

“雷，请叫我雷，昀樵。”雷纠正昀樵的称呼。

昀樵有些诧异，“很少人可以把我的名字发音念得这么标准，他们不大会发樵的音。”

他们一家子的名字都很绕口，也不是很好记，所以昀樵对别人将她的名字念得“里里落落”已经很习惯了。

“任何事只要努力就一定会得到成果。”天知道他已在心里演练多少次了。

昀樵微笑地同意雷的话，觉得他也不是那么难相处，最重要的是，他似乎没有认出她来，这样她就比较安心。

“那么，可有荣幸请你共进午餐？”雷情不自禁地提出邀请，但立即暗骂自己的躁进，在昀樵面前，他似乎只有十八岁，虽然别人看不出他的内心变化，但他自己清楚得很。

“你的伤……这样不太好吧！”昀樵婉拒，取下绕于颈间的丝巾充当三角巾替他包扎止血。“有机会再说。如何？”

“嗯。”雷点点头，微笑迎视，“我期待下次的见面”

昀樵垂下眼睑，轻笑，“再和我约时间商谈合作的事，BYE！”

“明天下午两点，中午我请你吃午餐，如何？”雷问

昀樵笑着点头，发动车子，绝尘而去。

雷目送昀樵离去，缓缓露出个笑容。

“洛斯先生？”柯达轻唤。

雷没有说话地看了眼柯达，起身径自往车子走去，柯达耸耸肩，虽然心中有很大的好奇，但是他不急，因为雷一定会再带他去见这个叫昀樵·风的女子。谁叫他是雷的保镖呢？！

贝儿一听见柯达的嗓门便知雷回来了，她连忙起身想迎接雷，可是唇边的笑容在见着只有柯达时候地隐去。

“雷呢？”她口气不佳的问。

“对不起，贝儿小姐，我的老板是雷·洛斯先生，不是您，我没有必要为您报告他的行踪。”柯达大刺刺地坐在沙发上掸掸身上的灰尘，刚刚他奉雷的命令要跟贝儿说何时该等在哪里一起前去风氏企业洽商。

“你回来了，雷一定也回来了。他哪那儿？我要见他。”贝儿不容柯达拒绝地瞪着他。

“贝儿小姐，洛斯先生很累了，他在休息，您知道打扰他休息会有怎样的后果。”柯达状似无可奈何的摊摊手，容忍的态度好似贝儿是懂事的小女孩。

贝儿就是知道这点才会在这儿烦着柯达，否则她早冲上楼去看雷了，她叹口气问：“雷有叫你跟我说些什么吗？”

柯达有些同情地望着贝儿，“洛斯先生说，屋子里的房间随便你选，只要不吵到他就行了，明天下午两点整他要看到你在风氏企业出现，洽谈合作案的事。”

“就这样？”贝儿满心的期盼破碎。

“是的。”

“没别的？”贝儿抱着一丝希望再问。

柯达点点头，贝儿不知是生气还是难过的吁口气，“你知道雷为什么突然对这宗合作案感兴趣吗？”

柯达摇摇头，他又不是雷腹中的蛔虫，怎么知道他心裏在想什么？她这个做妹妹的都不知道了，他怎么可能知道？但他的思绪不由自主的飘向今天早上在射箭场的那名让雷另眼相待的东方女子。

“那……你帮我跟他问声好吧！”贝儿沮丧她笑一笑，明天就可以见到他了，别那么失望。贝儿现在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嗯。”柯达点点头便上楼去了。

敬启者：

若偷得洛斯家祖传之蓝星石，付予三百万美金，月底前偷到加酬一百万美金。

已知此蓝星石可能是在洛斯企业现任总裁雷·洛斯手中，雷·洛斯目前于纽约度假，地址是……

望你成功。

乔

“不觉得奇怪吗？竟然有人想要洛斯家族的祖传宝石？”清扬好奇地问。

“我向来不干涉买主要什么货，只是这祖传宝石长什么鬼样我从来没见过，而且还要到雷·洛斯住的地方去偷，我可不想白天见他，连晚上也见。”昀樵微蹙眉，回绝了这桩买卖。

“没想到咱们风昀樵小姐也深知夜路走多了会碰到鬼的道理。”清扬是在称赞昀樵，但语气却完全相反。

“啊！对了，前天我跟老五通过电话，从他口中得知有个人将我的秘密泄漏出去，后来太忙，忘了找这个人算帐……”昀樵起身，不怀好意的盯着清扬。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为兄不过秉持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句孔老先生留下的嘉言，将它发扬光大而已。”清扬咬文嚼字，一派儒者风范。

“哦，原来如此。那是小妹我错怪你啰？”昀樵按按手指，唇角挂着甜柔笑靥，“非常”赞同她二哥的话。

“当然，不过我也有错，不该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将你的秘密说出去。”清扬突来的道歉反而让昀樵的气焰消了不少。

“算了，反正这件事我也有错，谁教我当初不跟你们说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昀樵漆黑的眸子里闪着困惑。

清扬拍拍她的肩，笑道：“其实道理很简单，只要你仔细想一想就知道了。回信来了。”

昀樵来不及细想清扬的话，便回过头去看电子信件，“好哇！竟然敢威胁我一定要偷，否则就将我大卸八块！”

昀樵啼笑皆非的盯着计算机萤光幕，这个叫乔的人口气这么大，将她大卸八块？他找不找得出她的真面目还是个大问题呢！

“没想到当小偷也会遭受威胁。”清扬摇首笑道，这个人心理八成有问题。

“放个大姊研发的病毒如何？”敢威胁她？也不探听探听她风昀樵是什么样的人物，不识好歹。

“好啊！就放那个会让计算机出现小天使洒尿画面的‘爱神’好了。”清扬建议，昀樵表示赞同，开始传送病毒到乔的计算机里去。

“上帝祝福你。”昀樵按下ENTER键，得意的笑出声。

两兄妹相视而笑，默契在无有中流通。

“对了，二哥，我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昀樵看着清扬，眸里有着疑惑，这个问题困扰她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只是……

“说吧！”清扬跌坐入沙发，一副有问必答的模样。

“为什么清逸会知道她爱上皓轩？而大姊为什么会知道颖豪就是她一直在等待的人呢？更绝的是，为什么老大会分得出他对羽跟爱瑞莎的感觉不一样呢？”昀樵老早以前就想问了，可是说出来又怕得到的答案是“以后你就知道了”。但是她真的很想知道，清扬看来是可以为她解惑的人。

“这是三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清扬皮皮地笑着。

“老二……”昀樵沉下脸，她是认认真真的问问题，不想得到玩笑的答案。

“这个……”清扬考虑了下，才说：“我不知道。你应该问当事人才对，怎么跑来问我咧！”

“大姊只会说：‘以后你就知道了。’清逸要我找个像皓轩的人谈恋爱就知道了。大哥更绝了，他说：‘这是由于一种荷尔蒙的作用，我可以拿研究报告给你看。’他们分明就是在耍我嘛！我根本没办法问出结果。”昀樵忿忿不平的说完，清扬早笑倒在沙发上。

“为什么你会想知道这种问题呢？”好不容易，清扬笑够了，打起一点精神来问话。

“我不明白啊！就算电视、电影演得活色生香，风人院的驻院人们实地演练给我看，我还是体会不到他们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爱啊！因为我一直认为，人都是因为寂寞才会想找到另一半来共度一生，让自己不再寂寞，可是……”昀樵没有再说下去，她不了解如何才能正确地表达心中的疑问，以前她很少为这种事烦心，近来这个问题却三不五时地冒出来骚扰她。

清扬起身给昀樵一个拥抱，“从这个拥抱里，你感受到什么？”

“温暖，安全，放松。”昀樵照实说出心中想法。

“这是亲人的拥抱。当你找到另一半时，你会觉得心中空缺的一角被填满了，你会觉得你的心变完整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心变完整的感觉是如何，但是看到清逸、大哥和大姊他们的模样，让我知道他们的心已经是完整的，只有找到一生的伴侣才会有这种感觉。有些人就是一直找不到才会一个换一个啊！还有些人以为自己找到了，事实上只是错觉而痛苦一生。”清扬露出个温柔的笑容，“不必急着体会，时候到了你就会知道啊！你看大姊，她和颖豪那种全心的契合我们做不到；大哥和小嫂子之间那种扶助与联系我们也无法维持；而皓轩和清逸那种体贴、包容的爱我们也无法体会，不是吗？每个人的恋爱都是不一样的，你有一天也会找到那个人。”

昀樵觉得心中的一角似乎融化了，她露出个笑容，偎着二哥，孩子气地喃道：“真希望我能快点找到那个人。”

清扬只是拍拍她的肩，但笑不语。

砰！砰！砰！枪声在地下停车场内响起，全是攻向雷和昀樵的。

“小心！”两人互叫，同时愣了愣，但昀樵眼明手更快的扑上雷，将他撞倒以躲避子弹。

这得回溯到今天中午雷来风氏企业找她履行他们昨天在射箭场定下的约会，两人相谈甚欢，准备回到风氏大楼洽谈合作案时，没想到就在停车场内遭受这种待遇。

“你没事吧？”雷在倒地时将她压向地面，以身体护着她，待一波攻击过去后，他低声问，金眸盛满关怀与歉意。

昀樵不知怎的，心一紧，连忙摇头，“你呢？”

雷摇头，“抱歉，将你带进我的是非里了。”

“哪儿的话，看来他们都是等你一个人落单时才攻击你。”上次和这次都是一样的情形，柯达一不在他身边，这些攻击即随之而来。

“因为柯达会先替我看环境，清除掉不必要的障碍，他不在没人清场时，当然老鼠就倾巢而出。”雷打趣道，边扶起她，两人躲在车子后头伺机而动。

“你留在这儿，我去开辆车来。”雷命令着，才要冲出去，昀樵就拉住他，轻轻摇头。

“没有必要。”她从皮包内拿出发夹，在他们躲避的车子钥匙孔弄了弄，“喀！”的一声，昀樵满意一笑，悄然打开车门要雷先进去，雷迟疑半晌，最后听昀樵的先进车内，昀樵跟着坐上驾驶座，熟练地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发动车子。

“你最好先系上安全带。”

“啊？”雷错愕的反问，昀樵已踩下油门，车子全速冲出去，那些狙击手措手不及地开枪，亦开车追了上去。

昀樵将车子驶进纽约警局，“下车吧！”

“做什么？”她不会是要报警吧？雷没有下车的意思。

“换车子回风氏大楼谈合作案啊！你不会想一直待在这辆车内遭人攻击吧？”昀樵好笑的反问。

“在警局换车子？！”是不是他太落伍了？美国的警局有提供这种服务？雷向来不是很富变化的表情首次出现错愕。

“我小妹的老公是警察，他的上司有辆车子停在这儿，我们都有车钥匙可以开，他正愁没人帮他三不五时发动一下车子呢！”昀樵解释，没想到雷也会有这种表情，她还以为他是泰山崩于前亦面不改色的人。

“哦。”雷呐呐地点头，跟着昀樵下车，不太适应眼前这个跟在餐厅那个淑女南辕北辙的昀樵，可是他喜欢。

昀樵走向停在警局停车场中的一辆宝蓝色金龟车，“可能要委屈一下你的长腿。”

星衍这辆车子充其量只是摆好看的，昀樵敢打赌他连开都没开过。

“无所谓。”他望着昀樵，丝毫不放过她任何一个情绪的变化。

“上车吧！”昀樵替他开了车门。“首先我要向你道歉，让你看到了跟我形象不符的我。”

雷笑了，十分开朗的笑容，“我的荣幸，这是我头一回让女士载呢！”

“感觉如何？”昀樵灵巧地转动方向盘，给雷一个灿若晨星的笑容，雷的金眸出现某种不知名的情绪变化，看得昀樵不由自主地避开他的视线，一颗心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很好，跟我开车时的速度差不了多少，我很讶异你会飚车。”雷开始觉得昀樵是不是W.W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到底有多少宝藏可以让他挖掘，他已经乐此不疲。

“心情不好时飙个车会让人心旷神怡。”昀樵常在郊区飚车，不过近来业务忙得她已经不知道心旷神怡四个字怎么写了。

“射箭呢？”雷情不自禁地凝视着她，唇际挂着轻松的笑容。

“射箭是……”昀樵隐去话尾，沉默了一会儿才通：“是兴趣吧！我爸妈要我选一样作为熟练的技巧，我选了射箭，说来已经十几年了。你呢？你的射箭技巧不亚于奥林匹克选手。”

雷若有所思的笑了笑，“学射箭是因为它看来是危险的游戏，我的日子很无聊，无聊得令我希望一睡不起。”

“所以你才任人追杀，还把你们当猴子耍？”昀樵可以了解雷的心态，想她当神偷不也是因为日子太安定了，所以想找些刺激的事调剂生活。

突地，她觉得雷和她似乎认识了很久，撇开三年前那次不讲，她与他正式结识到现在不过短短几天，可她却有种他们认识了仿佛七年一样长的错觉。

“老实说，我一直希望他们能有精进。”说着，雷朗声一笑，昀樵也随之笑出声。

车子在风氏办公大楼前停下，昀樵把车子交给警卫，麻烦他将车子驶进停车场。

“这是一幢说不出感觉的办公大楼，我一直以为建筑物都是一样的。”就如同他以为人都是一个样的。雷仰头望着这幢大楼，不可思议的，除了美观，它还透着一种亲和力。

“那是我小妹的杰作。”昀樵解说，每个人见到这幢大楼时所说的话都差不多，但雷的感触似乎特别深，她可以了解他不信任人的心态——那令她疼惜。

疼惜？！昀樵摇摇头，她是怎么搞的？

“怎么了？”雷关怀地询问，眸里的坦诚并非造假。

“没事。”昀樵在大厅内见着柯达的身影，“你叫你的保镖先来？”

“他叫柯达。”柯达基本上算是他能够稍微信任的人。“我叫他盯着我妹妹，不让她跟踪我。”

昀樵好奇地挑下眉，并未多问。但是当他们俩才走进大厅，她便立刻感受到柯达身旁那名高高挑女子针对她所发射出的强烈敌意，他妹妹？怎么他妹妹活像是前来捉丈夫奸的元配夫人？

“洛斯先生。”柯达朝雷颌首，再望向昀樵，也点下头。

“我妹妹贝儿·洛斯，跟着一同来洽商合作案的。”雷的手再自然不过的搭上昀樵的肩，为在场的人做介绍。

这个女人，竟然跟她一样高，她以为东方人都很矮的。贝儿紧盯着雷搁在昀樵肩上的手，有礼的伸出手，“贝儿·洛斯。”

“昀樵·风。我听雷说过你，只是没想到你这么漂亮。”昀樵的话惹来贝儿高傲的轻抬下巴，绿眸热切异常的盯着雷。

雷只是望着昀樵，眸里的疑惑只有昀樵看得见，然而昀樵只是轻扬唇角，她这么做不过是证实自己的猜测而已，没想到还一猜就中奖，她绝对“不是”故意的。

“我们上楼去吧！”她率先领着他们进电梯，和善从容的态度完全看不出她刚刚和歹徒玩过追逐战。

雷在他们进办公室前拉住她，“刚刚为什么那样说？”

昀樵背对着贝儿和柯达，“实话实说”。“没什么，只是消除她对我的敌意罢了！”

雷那双金眸闪过一道快得几乎看不见的光芒，“你这样会为我带来困扰。”

“为什么？”昀樵明知故问，她的恶作剧天分不亚于清扬，她不过是回报一下雷将手搁在她肩上以致替她惹来白眼而已。

雷微扬唇角，弯起一抹性感的弧度，“看来你得为我解决这桩困扰的事件了。”

“什么？”昀樵还来不及反应，整个人便落入雷的怀里，她可以挣脱的，下意识却不想挣扎，在明白他可能要做什么之际更是想尝尝那是什么味道。

雷抬起她的下巴，轻印上自己的唇，先是试探地摩挲，而后温柔地舔舐，跟着大胆地狂吻，看得旁人血脉偾张，不知该大方观看还是有礼的偷看。

柯达一脸不敢置信，贝儿更是看得火气冲天，恨不得将昀樵碎尸万段。

好象吻了很久很久，在雷放开她时，昀樵眸里没有任何羞赧，只有迷惑，虽然不明白冲击着自己的是什么样的情感，但她盯着雷的金眸，很高兴他眼中有着各种情愫，就是没有后悔，于是她落落大方地挽住雷的手臂，决定为他收拾自己替他惹下的残局。“下次不要再表演给别人看了，走吧！茱儿，麻烦你将和洛斯企业的合作案送进来。”

雷任她挽着进办公室，不久，外头传来如雷似的掌声，贝儿忿忿不平地踹门进办公室，柯达差点被合上的门撞到鼻子。

刚刚的事应该不会发生在雷身上才对啊！柯达想，事实证明，果然他对雷的了解仍是不够。雷竟然也会眉飞色舞，看来风昀樵真是雷命里的克星，这是否代表让雷脱离现在处境的人

出现了呢？

贝儿在雷的书房前里足不前，迟疑良久之后才鼓起勇气敲门，房内传来雷的叫唤，她深吸口气，做好心理建设才开门。

“哥。”她站在书桌前看着坐在皮椅中的雷。

雷抬头看贝儿，没有说话。

“我……我觉得……这次和风氏企业的合作非常的冒险……那座古堡我们可以独力开发，没有必要让美国人插手。”贝儿直规那双金眸，没有意外的看到一片漠然，可她那天却意外的看见那双金眸燃着火热的情焰，她一直渴望能为她燃烧的眸子竟然让别的女人夺去先机！

哥哥爱上了那个叫风昀樵的女人，一定是的！她再也没有机会争取到雷的关心了！她嫉妒那个叫风昀樵的女人可以得到哥哥的关爱。

“你这么想？”雷没有情绪的问，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昀樵那张明媚中带着淘气的瓷美容颜，金眸的一处燃起火花。

“是的，我们没有必要将赚钱的生意往外分给外国人。”贝儿说的是实话，要合作的话，德国有的是企业想跟洛斯企业合作，她搞不懂为什么是美国的风氏企业中选。

“你是在质疑我们为何将合作的机会给了风氏？”雷冷冷的问，平静无波的语气没由来的让贝儿打了个冷颤。

或许是此刻的纽约正值秋冬之交的缘故吧！书房没开暖气吗？

“是的。”贝儿点头。

“他们在此案时所提出的企画案是最好的，当时是由副总裁力凯·风亲自跟我们谈，你不是也很欣赏吗？现在又来反对，是不是有什么私人理由？”雷一针见血，贝儿全身一震，她摇摇头。

“没有。若是如此，也应该由当初负责统筹的副总裁来谈，而不是派一个什么都不了解的人来谈。”

“你认为昀樵什么都不懂？”雷在确定贝儿的想法。

“对。”贝儿倒吸一口气，她看见雷的脸色一沉，金眸由清澈变得混浊，不禁倒退一步，骇然地捂住张大的嘴。

雷抑下在听见贝儿批评昀樵时突生的怒火，“我认为这是你的偏见，如果你真有什么不满，就直接向昀樵反映，没必要在这儿撒泼。”

“是。”贝儿应完声，马上落荒而逃。

雷往后靠椅背，有种疲累的虚脱感，突然好想见某个人，他按捺不住心头泛滥的冲动，拿起话筒便拨下那记在脑海的电话号码。

电话铃声大作，让正在沙发上睡懒觉的风清扬差点跌下沙发，他打个大大的呵欠，伸伸懒腰，根本不想接电话，直到正在厨房做饭的昀樵不满的走出厨房挥下手中的锅铲，他才接起电话。

“哈啰？”

雷没想到是个男人接的电话，一时间不知怎么回话，保持着沉默。

清扬一听到这种没有声音的电话，便不耐烦的对着话筒说：“告诉你们老板，他完蛋了，竟然敢在本大律师睡觉的时候打电话来骚扰我，他休想拿回他跟情妇在海边裸游的照片了！”

他现在正在打某企业大亨被控从事违法行动的案子，那个笨大亨谁不好惹，竟惹上清扬，搞得清扬一天到晚受电话骚扰，气得他将该名大亨的风流艳史全数挖出，欲藉此教训那名大亨。

那端的雷一听不禁笑出声，恢复了正常，这人八成是风清扬。“请问，昀樵在吗？”

“找她也不早说，浪费我的口水！老四，电话。”清扬一被人吵醒就有起床气，即使他是在睡懒觉。

“你那么凶做什么？天气那么冷，要睡觉也不盖条毯子，想感冒啊！”昀樵叨念着，边接起电话。“我是昀樵·风。”

“昀樵，是我。”雷不需要报上姓名，他知道昀樵认得出他的声音。

“我没有给你我家里的电话哦！”昀樵的声音透着些许警告气息，她不喜欢别人打电话到家里。

在家里，这是她唯一可以放轻松的地方，她不希望有太多人打扰。但她听见雷的声音时，心头不知怎地竟震荡了下。

“抱歉，我只是突然想见你，听听你的声音。”雷明显察觉自己不稳的情绪在听见昀樵的声音时安定下来。

“你也会向人说抱歉？”昀樵瞪眼一脸好奇地凑在话筒旁边的清扬，一边将电话拿到厨房去，她正在煎鱼。

“我看来像是那种人吗？”雷微笑，虽然平常的他就是这样的人。

“不像吗？”昀樵将问题丢还给他。

“可以见见你吗？”

“啊？”昀樵有些错愕，没想到雷会提出邀约，脑海不期然地浮现他们俩拥吻的情景，她不是没和人接过吻，更火辣的都有，只是雷的吻，在她心中留下很多疑问。

“可以吗？”雷竟有些惶然，向来对自己信心十足的他竟然会……他不得不承认，昀樵的确让他意乱情迷。

“中央公园，十分钟后见。”要出去得先喂饱清扬这只馋嘴猫。

“好。”雷等昀樵收线后才挂电话。

“咱们家老四谈恋爱喽！”清扬倚着厨房的门笑道。

“爱？我连爱字都不大会写。谈恋爱？笔画太多，懒得写。”八字都还没一撇，谈恋爱？雷只是个跟力凯同年的小弟弟而已！昀樵在心中否认，可是有另一个声音反驳似的冒出来：你不会跟你弟弟做那种情人间的接吻。

清扬扬扬眉，什么话也没多说，倒是对她手中的红烧鱼露出垂涎之色，“可以开饭了吗？”

“吃完饭后别忘了洗碗盘。”昀樵脱下围裙，拿出刚烤好的柠檬派，“烤箱有苹果派，我出门了。”

已经在餐桌旁大块朵颐的清扬头也不抬的挥挥手，昀樵见状摇头，以后要是她和力凯都结婚了，他一个人不知道会怎么解决自己的肚子饿。

雷一身黑衣黑裤黑大衣，衬得他那头金发分外耀人，他独自一人坐在公园路旁的长椅，盯着仍然泉涌的喷泉，丝毫未察觉自己的神态已经吸引了许多在公园散步的男女的注意力。

“先生，一个人吗？”一个娇滴滴的女声在他耳边响起。

雷充耳不闻。

“先生，一个人吗？”那女声再次问道，声音里多了点慵懒性感。

雷连转头的兴趣也没有。

“先生，你未免太酷了吧！放着淑女一人唱独角戏可不是绅士该有的行为。”这次她的声音中多了一丝笑意，音调也没有先前的娇媚，反而一如轻盈铃声般的悦耳。

雷这才惊觉地转头望向来人，紧抿的层线柔化露出个笑容。“你捉弄我。”

“开个小玩笑，没想到你不上鱼钩。”昀樵在他身边坐下，穿着白色套头毛衣、牛仔裤，外套黑色短风衣的她另有一股野性美。她打开刚烤好的柠檬派，拿了一块给雷。“尝尝看。”

雷没有迟疑的接过来咬了一口，酸酸甜甜的口感既不腻也不会过甜，“柠檬派，好吃。”

昀樵得意的指指自己，嘴里早塞满了柠檬派。

她到底有多少才华？雷柔和地望着昀樵，心中有抹不熟悉的情愫正在发酵。

“找我出来做什么？”昀樵盯着喷泉，不想接触到雷的眸子。

雷微愣，他也不知道，只是很想很想见她，所以……

“雷？”昀樵抬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我想找你帮我个忙。”雷冲口而出，可是他不晓得要找昀樵帮什么忙。

“什么忙？”昀樵又塞块派给他。

“我妹妹她……我想请你充当我的女友让她知难而退。”雷呆住了，这是他真正的想法吗？

没错，他很讶异自己有这种想法，但却是毋庸置疑的。他想要她，想要她的美丽只为他一人绽放，她是如此的神秘、吸引人，他有独占她的念头。

“你没发烧吧？”昀樵说笑，依她看来，贝儿只是个很想得到哥哥一点关注的妹妹而已，可惜雷似乎很不在意这个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雷缓缓摇头，被自己生平头一次有独占某人的念头吓到了，但他不打算否认这个念头。“你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人，如果你不愿意帮忙就算了。”

这种情急之下说出来的谎，最好是能立刻落幕。

“你就像是弟弟，不帮你好象过意不去耶！”昀樵无心的话仿佛狠狠浇了桶冷水在雷头顶，怒气在他的眸里聚集。

他捉住昀樵的手臂，沉声道：“我不是你弟弟。”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我弟弟啊！我是说你好象……”

昀樵的话全数被雷欺下的唇吞去，他的舌弄开她的唇，直侵入她齿间探寻，与丁香舌相逗嬉戏，昀樵的手往他的颈项搂去，手指插入金发中，两人的身子更加贴合，挑起了饥渴的欲望之火，焚烧着他们……

“……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接吻技巧很好，但是没有下次，OK？”昀樵轻喘着气告诫。太危险了，雷的吻竟让她有全身虚软的感觉，这样她还能告诉自己雷只是个跟力凯同年的弟弟吗？

“我不是你弟弟。”雷盯着昀樵红滟的唇，意志坚定的反驳她的论调。

“我知道，但你跟我弟弟同年是事实，改也改不了，我拿你当弟弟看也是理所当然的。”昀樵不自觉的坐离他远一点。

“我不要当你弟弟！”雷受够了昀樵说他和她弟弟同年的话。

他是小她两岁，那又怎样？就算他们之间会有差距也绝不是因为年龄！令雷心生怒意的，不单单是他小昀樵两岁，现在相差十几岁的大有人在，而是昀樵有个跟他同年的弟弟！

“我也不要你当我弟弟啊！你又不是我弟弟，我的意思是……”

昀樵的话被雷捂去，金眸的不悦显示他现在非常讨厌话题老在“像不像，是不是弟弟”这点上打转。

昀樵可不是会乖乖被欺负的那种人，她拉下雷的手，眸里同样盛着不悦，“你最好不要惹我生气。”

雷的气焰消了，他反握住昀樵仍在他手上的柔夷，“对不起，我一时无法控制我的情绪。”

“算了。”昀樵挥挥手，露出个笑容，“我答应帮你，不过只有在你待在美国的这段时间，而且我们的亲密模样也只有在人前，在人后我希望我们能保持一点距离，当朋友就好，普通朋友。”

虽然她不认为这样做对贝儿有用，但是她还是软心肠的答允帮忙，此时她忽地想起当初逼迫大哥和绯羽扮情侣时他们的窘境，她现在一千、一百万个能体会当时其它驻院人有多残忍。

“谢谢你。”雷闷闷的致谢。

“不客气，没别的事，我先走了。”昀樵起身时手被雷拉住，雷跟着她起身，在她眼前站定，使得昀樵要抬头看他。“还有事吗？”

他俯首在她的额头印下一吻，金眸柔柔凝盼，笑道：“讨个晚安吻应该不为过。”

昀樵愣了愣，目送雷修长的身影远离视线，心头泛起一种无以名状的疼痛，有点失望，又有点高兴。

她是怎么了？最近似乎特别多愁善感，好奇怪哟！昀樵弄不清自己心中的谜团。好象自雷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之后，她的一切都悄然改变了。

忽然，“砰”的一声，火舌冲上天空，在阗黑的夜空画下一道焰形色彩，昀樵盯着那人，一股不祥预感袭上心头，她未敢迟疑地举步冲向爆炸现场。

发生爆炸的是一辆车子，在爆炸的车子不远处趴着一名金发男子。

雷……昀樵几乎不能呼吸了，她的心仿佛让人揪住，好痛好痛……

她冲上前去将雷拖离车子远一点，不一会儿，车子余波荡漾的又爆炸一次，幸好昀樵将雷拉离车子，否则雷就算躲过第一次爆炸也躲不过这次爆炸。

“雷！”昀樵使劲翻正陷入昏迷的雷，拍拍他沾血的脸颊。

没有反应。

“雷，醒醒！”昀樵唤着，发觉摸到一片黏稠，她抬手一看，天！雷的头在流血！

她连忙脱下风衣枕在雷的头下，再检视他是否还有其它的伤，手臂，脚，都有被车子爆炸的碎片刮伤的痕迹。

“雷，醒醒啊！”她哽咽着，完全不知道自己已泪流满腮。

心慌极了的她无助的只能抱紧雷无意识的身躯，却忘了该做些什么。

直到警察前来，拉起她，她挥开他们，护着雷命令，“叫救护车！”

“救护车已经来了，小姐，你先起来，这样医护人员很难为他急救。”警察劝导着昀樵，昀樵这才乖乖的放开雷，让医护人员送他上担架，雷在此时皱眉张眼，昀樵看见了，连忙冲过去。

“雷！”她唤着。

“……陪我……”雷对她伸出手，可是话没说完又昏过去，昀樵握住他的手，硬是跟着上救护车。

“你们夫妇可真恩爱。”随车的护士道，话里不无欣羡。

昀樵只勉强地扯出一笑，没有心思反驳护士的话。

05

“你这个祸水！”贝儿一巴掌挥过来，但昀樵握住她的手腕。

“你最好放尊重点。”昀樵冷冷地望着贝儿，贝儿忍不住打了个冷颤，为何昀樵给她的感觉跟雷给她的感觉这么相似？

“昀樵，怎么回事？”清扬一接到昀樵的通知就立刻赶来。

“雷·洛斯发生意外，他的车子爆炸了，麻烦你封锁这个消息，雷受伤的事要是传出去会引起轩然大波。”昀樵同清扬拥抱了下，清扬察觉到她在发抖，遂安慰地拍拍她的背，脱下外套来给她穿上。

“他不会有事的。”清扬打量了下在场的贝儿和柯达，最后指指柯达，“你是……”

“柯达，洛斯先生的保镖。”

“好，请你跟我来。”清扬推开昀樵，摸摸她的头发，“振作点。”

昀樵浅笑，点头，望向贝儿，正在看她的贝儿别过脸，忧心忡忡的盯着手术室的红灯。

昀樵上前拍拍贝儿的肩，“雷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

贝儿出乎意料的发现自己竟然哭了，她崩溃地抱住昀樵，久久不能言语。

昀樵盯着紧合的手术室门，听见自己的心在祈祷……

雷觉得自己从来没睡得这么沉过，当他睁眼时，他竟有不知今夕何夕的迷糊。

这儿是……医院。

雷认出身在何处，皱着眉想起身，却发现只要他一动，他的头、手和脚就跟着痛，尽管如此，他仍勉强自己坐起，忽地，他停下勉强起身的动作，这次阻止他的不是蔓延全身的疼，而是趴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睡觉的昀樵。

为此，他不再挣扎着要坐起身，反而躺平低头望着她。

他记得，他跟昀樵见完面之后要开车回别墅，听到一声不属于车子的声音，立刻警觉的下车，可是仍然迟了一步，他被爆炸的威力震得整个人趴在地上，失去意识，神智朦胧中，他好象听到昀樵在呼唤自己的声音，是这个声音让他从深沉的睡眠中苏醒过来。

他心一暖，金眸满是柔情的凝视着昀樵的睡颜，是她守着他吗？

昀樵警觉地张眼，有人在看她。

一会儿，她露出笑容，抬头望着正注视着自己的金眸，“你醒了，感觉如何？”

“……”雷想说话，可是喉咙干涩得无法成吉。

昀樵见状，起身倒了杯水以唇就口地喂他喝下，雷睁大眼，不敢相信昀樵真的这么做了，在他出事前他不是才警告过他不准再吻她的吗？或者，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他受伤？

“为什么？”雷试着让自己粗嘎的声音转来清楚些。

“我是你的‘女朋友’，不是吗？”昀樵的眼梭巡着雷的面容，毫无预警的，一颗斗大的泪珠就这么滑出眼眶，紧接着两颗、三颗……

“ 哟樵…… ” 雷激动的想起身拥她入怀，此刻的她看来是那么的脆弱，揪得他的心难以呼吸。

“ 我没事。 ” 哟樵连忙压住雷，不让他起身，“ 你要好好休息才是。 ”

雷乘机用没受伤的手握住她的手，歉然地道：“ 对不起……别哭…… ”

“ 别再这样玩了，你要是怎么了……你的家人会伤心的…… ” 哟樵头一次直视雷的眼，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坦然显现在外。

“ 那你呢？ ” 雷急切的想知道自己在哟樵心中的地位，他反手一搂，哟樵没有反抗的让他拥入怀，头轻靠着他的胸膛，聆听他的心跳。

“ 我也会。 ” 她诚实的面对心中想法，小声地说。“ 如果你想继续把危险当游戏的话，首先你要有能力保命，不要觉得你死了没人会伤心。 ”

“ 除了你，我不在乎别人想什么。 ” 雷心里只装得下哟樵一个人，其它人的关爱对他而言是一种负担。

哟樵起身，眷恋的凝视他，雷不明白为什么她看起来如此迷惑，“ 哟樵…… ”

哟樵没有回答，径自按下墙上的叫唤铃，不一会儿，有个护士前来，见雷已醒又离开，再回来时她身边多了个医生，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检查，弄得雷再次疲倦的睡去。

当他再次醒来，已是第二天的下午，只有贝儿守着他。

“ 哟樵呢？ ”

贝儿指指外头。“ 她在外面。 ”

“ 做什么？ ” 雷皱眉，没有拒绝贝儿扶助他半坐起身。

反倒是贝儿讶异地看了雷好一会儿，怀疑他是否伤到脑袋了。

“ 我问你她在外面做什么？ ” 雷不耐烦的再问一次。

“ 不知道为什么，从我进来后她就一直打喷嚏，最后面纸都用光了，她才跑出去要呼吸新鲜空气。 ” 贝儿不由得瑟缩了下，原来雷很正常，跟以前一样。

她生病了吗？雷紧捉住贝儿的手臂，痛得贝儿叫出声。“ 去找她进来。 ”

“ 你先放开我，好痛啊！ ” 贝儿挣扎着，他知不知道自己的手劲有多大？

雷这才放开贝儿，贝儿未敢迟疑的冲出去找哟樵。让哟樵留在他身边的确是明智之举，以前雷受伤除了医生，谁也别想近他的身，可是他这次受伤非但一直叨语着哟樵的名字，还紧捉着她的手不放，连醒过来也是先问她的下落。贝儿对哟樵已由先前的妒忌到现在的带点崇拜，因为她竟然搞得定雷。

“ 哟樵姊姊！ ” 贝儿在靠近走廊尽头的窗户找到哟樵。

“ 贝儿，怎么不守着雷呢？ ” 哟樵已经停止打喷嚏，不过她眼眶红红的，鼻子也红通通的。

“ 哥哥醒了，他要找你。 ” 贝儿做了个雷发火的鬼脸，才二十二岁的她仍然很孩子气。

“ 怎么了？ ” 哟樵拿她当清逸一样疼爱，或许她也该拿雷像力凯一样疼爱，不过她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 反正他要见你嘛！走吧。 ” 贝儿拉着她就往病房里闯，哟樵一进病房，话都还没说一句，就开始打喷嚏。

“ 哟樵？！ ” 雷心慌的想下床看她的情况，怎么了？

“ 你别……哈啾……贝儿……哈啾……花……哈啾……哈啾……拿走…… ” 哟樵勉强说完话，喷嚏就打个不停。

“ 哦。 ” 贝儿赶紧把花拿出去，下一刻，哟樵已落入雷的怀里。

“ 你这个伤者特别喜欢动哦！躺下！ ” 哟樵挣离他的手，推他躺下。

“ 你没事吧？ ” 雷忧心忡忡的望着她红透的眼眶和鼻子，她看起来好象才嚎啕大哭过。

“ 我有花粉过敏症。 ” 哟樵向他说明。“ 刚刚贝儿拿一束花进来，我才会一直打喷嚏。 ”

雷脑中闪过一个熟悉的画面，但他忽略它，朝哟樵伸出手。

哟樵迟疑了下才将手放在他的掌中。

“ 你一直都陪着我吗？ ” 他望着哟樵，希望能直视她的眸子。

“ 你一直叫着我的名字，又死拉着我不放，我不一直陪着你能做什么？ ” 哟樵的视线落到他的发上，伸手摸摸他的头发，又自顾自的笑着。“ 你就算受伤还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

“ 是吗？ ” 雷觉得他有没有受伤都是一样，没有改变。“ 我睡着之前跟你说的话，你还没有给我响应。 ”

哟樵愣了愣，最后扯出个傻笑，“ 响应？ ”

“ 我要你，你是我的。 ” 雷霸道的说，金眸定定的凝睇着，不让哟樵移开视线。

病房内一丁点声响也没有，静默得有些可怕。

昀樵率先笑出声，但笑得有点尖锐，“你不要一醒过来就开玩笑嘛！”

“我很认真，昀樵。”雷认真的表情和语气让昀樵装不出笑脸。

“才几天而已……”她开始找理由搪塞。

“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你是头一个让我有这种念头的女孩子。”雷打断昀樵的辩驳。

他很明白自己在车子爆炸前一刻所思所想的就只有昀樵，连在无意识中唯一的念头也是昀樵，他知道自己陷下去了，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总之，他就是陷下去了。

他不做个逃避心中想法的人，但昀樵似乎跟他相反，她将真正的自己藏得很好，有时候他猜不出她在想什么，这让习惯一切皆掌握在手心中的他惶恐。

“那很好啊！你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昀樵装傻，她还不能清楚的明瞭自己对雷是何种感觉，先前怕他认出她就是W.W，后来是那种暧昧的感觉占据着她，但见他受伤时，她竟感同身受！

但是……她不行，昀樵明白自己想逃，想逃开从一认识雷开始就无法收拾的场面。

“只有你一个，没有以后，没有别人。”雷坚定不移的语气让昀樵害怕。

她板起脸孔，“你先好好养伤，这件事等你伤愈以后再说。”

“现在就给我答案，否则我就拒绝所有的治疗。”

“你蛮不讲理。”昀樵低喊，有点束手无策。

“我向来是个绅士，但面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时，我会不择手段。”雷抬起她低垂的容颜，仔细观望她泛着心慌的面容，而后覆上自己的唇，直到她逸出一声渴望再进一步的呻吟，才屈服于身体的疼痛，允许自己脆弱的倚在昀樵身上，脸埋进她的肩窝，满足地感受到她的轻颤，“你是我的……”

他低吟一声，全然的放松，再次沉沉睡去。

天啊！昀樵抑不住心狂跳，抑不住身子的颤抖，雷形于外的眷恋让她不知如何面对，像火一样焚烧着她，她害怕自己会焚烧殆尽！

她小心地将已熟睡的雷安放于床上，他的手仍握着她的，好象怕她跑掉一样的紧握着。

“昀樵姊姊。”贝儿轻点下昀樵的肩。

“你回来啦！花呢？”昀樵看见贝儿手里空空如也的花瓶。

“扔了。对不起哦！我不知道你有花粉过敏症。”贝儿瞄眼床上熟睡的雷。“哥睡啦！”

“嗯。”昀樵不自在的点点头。

“其实你跟哥哥很像。”贝儿突然说，在昀樵惊讶的望着她时，她歉然地道：“对不起，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昀樵摇摇头，表示她不介意，要贝儿继续说下去。

“你和哥哥一样，都在找寻某种东西，却又找不到，因而感到寂寞。”

“我并不寂寞啊！”昀樵反驳，她有家人、有事业，只是对爱这种东西有点迷惑而已。

人嘛！当拥有了很多东西之后就会开始想东想西的。

“可是我觉得当你看着哥哥时，你脸上的表情就是寂寞。”贝儿经常在雷脸上看到这种表情。

“以前我们的几个堂弟妹都在私底下叫雷‘冷血人’，因为他很无情，无情到对我、对我爸妈都只肯付出一个笑容，而不是关爱。所以我从小就发誓要让雷注意我，我一直在他后面追得很辛苦，不过直到现在，我只有工作能力让他认可。我甚至怀疑上帝给了雷生命，却忘了给他一颗心。他在你面前应该不是像我说的这样吧？”贝儿问。

昀樵沉默，贝儿口中的雷跟她所认识的雷的确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冷血这个名词她绝不会用在雷身上，他反而热情得有点过分。

“哥哥一直都很寂寞，不过现在有了你，他应该不会再寂寞了吧！”贝儿笑道，她不排除昀樵当她嫂嫂。

昀樵一腔够混乱的心思，让贝儿这么一说，更乱了，他们兄妹一前一后扰乱她的心思，无所适从的无助感顿生。

再次开口时，她问：“我们那宗合作案没问题了吧？”

贝儿虽然有些惊讶她的反应，但仍点头，“没问题，现在只剩下签约和实地改建的工作。”

“很好，可以轻松一阵子了。”昀樵放下心地一笑，“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吧！雷我来看着。不过记得，上车之前先看看你的车有没有被动手脚。”

“放心，我会叫柯达先替我试一试的。”贝儿眨眨绿眸，蹦蹦跳跳的离开。

昀樵的笑容只维持到门合上，她吁口气，心头的沉重并未随之散去，为什么她得面对这样的事？

德国

一名金发绿眸，年约五十的中年男子正对着电话咆哮。

“他没死！我花钱请你们这些饭桶做什么？”

“洛斯先生，他实在是命大……”

“我不听这种愚蠢的解释，如果你们想拿到钱的话，就马上到医院去把他给杀了，要做得不留痕迹，听到没有？！”乔治·洛斯气呼呼的挂断电话。

如果不趁雷受伤之时杀了他，只怕等他复原就没有机会了，可恶的雷，竟将年长他二十几岁的自己要得团团转，且稳坐总裁的位置。

他不甘心啊！为什么他为洛斯企业努力了那么久，最后总裁的宝座竟然落到雷这个毛头小子身上？就因为他的眼睛跟老头一样是金色的吗？还是因为他拥有洛斯家祖传的蓝星石？为什么老头就这么偏袒伊克？从小他就对伊克特别疼爱，伊克要什么有什么，而他却必须拚命去争取；在伊克无心经营洛斯企业时，他以为自己可以得到它，谁知道老头竟属意雷——伊克的儿子为继承人！

乔治不服，他绝不承认雷比他有经商手腕及天分，尤其是雷那副冷淡、无动于衷的样子，教人看了就有气！

乔治深呼吸几口气，他每次只要一想到雷，满腔怒火就浇不熄。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先杀了雷，还有要把祖传蓝星石偷到手，想到蓝星石，乔治心中有气，那个小贼W·W非但拒绝他的生意还在他的计算机下病毒，幸好计算机里的资料都有备份，不然他就完了！

这个小贼跟雷一样可恶！

乔治忍不住咒出脏话，突地，他又笑得诡异，没关系，W·W这个小贼不做，其它想要做的人可不少，像W·W这个小贼的死对头——七濂星，就主动向他表示要接这门生意。

他发了封E-MAIL给七濂星，将偷蓝星石的重任交给了他。

清扬盯着坐在他对面的昀樵，看出她的人虽然在这儿，可是灵魂不知已出窍神游到哪里去了。

“你还记得杰瑞吗？”他随意扯了个话题。

“他现在不是在你的事务所当小跟班？”昀樵抬眼望着清扬，奇怪他怎么突然提起杰瑞。

“这个星期天，他的雷力哥哥和莉娜姊姊结婚，他邀请我们去，本来是邀请全风人院的人啦！可是现在在纽约的只有我们两个，所以我们就代表整个风人院出席吧。”清扬耸耸肩，啜口咖啡，翻翻手中的报纸，最近他忙得连睡觉时间都得减半，连好好看份报纸的时间都被剥夺。“如何？”

“哦，好啊！”昀樵完全没发觉清扬在说谎。

清扬微挑眉，再问：“你知道你刚才答应了什么吗？”

“你明天不是要吃葱爆牛肉吗？我说好啊！”昀樵莫名其妙的反问。

“噗……哇哈哈……”清扬忍俊不住大笑起来。

天！她的精神不集中到这种地步！一定有什么好玩的事他错过了！不行，身为昀樵的哥哥，他一定要问出来才行。

“笑什么？你不想吃了么？”昀樵不明缘由地盯着大笑不已的清扬。“还是我漏讲了什么你想吃的东西？”

“你知道雷力和莉娜什么时候结婚吗？”他牛头不对马嘴的问。

“这个星期天……”昀樵隐去话尾，觉得不太对劲，仔细一想，咦？他们两个结婚有两年了，她怎么会说是这个星期天呢？可是刚刚好象有人这么对她说呀！

“哈哈……”清扬笑得更大声，惹得昀樵不悦的扬眉。

“风清扬，你在笑什么，最好马上给我解释清楚。”她沉声警告。

“你最近忙昏头了吗？还是有什么困扰？说来给老哥我听听吧！”清扬神色一正，收起报纸，报纸上全是有关何林顿的绯闻，无聊毙了！

昀樵神色一僵，摸摸脸，否认道：“没有啊！一切都很顺利。”

雷现在对她施行每日一告白的紧迫盯人手段。老实说，她根本没必要天天去探望他，可是她一不去，他就拒绝所有治疗。她想过狠下心来不理他，他要不要接受治疗是他的事。

只可惜，她想归想，仍是每天去接受他的疲劳爆炸，她也不晓得自己是哪根筋不对劲，反正她每天都会尽速将工作结束好去看他，时间一到再回来煮饭给清扬吃。幸好，雷只要她去，不管她待多久，就算是只有半个小时或十分钟都不会埋怨，总之，每天他都一定要见到她就是了。

有时候她真想将雷掐死，结束她的苦难生活，却下不了手，她真的很倒霉！

“别说谎，对自己的哥哥也说谎是会遭天谴的。”清扬没那么容易就放过昀樵。

昀樵根本不相信清扬的话，但她还是说了，反正也瞒不了他多久，正好她需要有人给建议。

“哇！没想到在神偷界堪称天后和商场女强人的你竟然连心被人偷了也不知道，真……好笑！”清扬听完后，发挥他律师天性，非损一下这个感情白痴的妹妹不可。

“风清扬，你真的很欠揍。”昀樵可不是自愿提供笑话的。

“我很想见见雷·洛斯。试想，有哪个男人可以让你朝思暮想、食不下咽的？你呀！爱上人家都不知道，面对他的热情反而不知所措，亏你还一直嚷着要体验爱情，现在活生生的发生在你身上，你反而想逃，我风清扬没这么笨的妹妹哦。人家清逸当年才二十岁就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爱皓轩的心情了，你为什么不能？”清扬似笑非笑的道，望着昀樵疑惑的面容，起身拍拍她的肩，“好好想一想。天色不早了，今年冬天挺冷的，难得你老哥我今天不用加班，还是赖在被窝里好。”

她爱上雷了？昀樵嘟起嘴，回忆起以前交往过的人，没有一个像雷这般令她印象深刻，想到她在雷受伤清醒之时还掉泪，昀樵忍不住心慌，她是真的挂记他吗？

昀樵满脑子全是雷那双好象要看穿她的金眸。

“对了！”已上楼的清扬又折返，丢给昀樵一叠资料，“这是雷·洛斯的一切资料，上头连他几岁断奶都有记载，慢慢看吧。”

昀樵随意翻着，上头的字一个也没记进脑子里。

搞什么嘛！她烦躁不已的低咒，猛地合上这些资料，拿了外套就冲出家门。

楼上的清扬听见车子发动的声音，倚在窗框旁往外眺望，正好看到黑色法拉利绝尘而去，他缓缓露出个微笑。

看来风人院又要办喜事了。

一辆福特轿车停在医院的停车场，里头坐着三名男子，全数穿着夜行衣。

“雷·洛斯就住在这间医院的八楼，八一二病房，别再失手，这个雷让我们屡次失败，耗费我们太多精神，雇主已经很不高兴，今晚一定要解决掉他。”坐在驾驶座的男子发号施令，其它两名男子面无表情的点头。“现在，去吧！”

两名男子得令立即下车潜入医院。

八楼电梯正对面就是护士站，护士站内本来有两名值班护士，现在只有一名留守，而她看小说正看得入神，要避开她眼下相当容易。

迅速找到八一二房，轻轻转开门把，一切动作皆是无声无息，但睡梦中的雷立即警觉地张眼，察觉到有人欺近，又立刻合眼装睡，等待来人近身，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捉住那人压在床上。

下一秒，他惊愕的望着怀中人，放松力道，但身体仍压在来人身上，不是他想占便宜，而是他动不了了。

“没想到你挺警敏的。”昀樵半坐起身，帮僵直着身体的雷平躺下来。“小心，别碰到伤口了。”

雷盯着昀樵，“你怎么这么晚还来？”

他还以为是来杀他的人。

昀樵轻叹口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想来，所以我便来了。”

雷欢愉的笑了，金眸满是笑意，“你在想我？”

昀樵不否认，她适应黑暗的眸子迎视雷的眼，“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的感觉很特别。”

“昀樵？”雷听出她语气问的迷失，忍不住伸手以手背轻抚她的颊，忧心地问：“怎么了？”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昀樵说不出爱这个字，清扬虽然已经点明，但她仍是没法子感应。

“我爱你。”雷纠正昀樵的语病，欣悦她笑道：“不知道，但当我发觉自己有独占你的念头时，我就知道我爱上你了。”

“我有什么好的？”昀樵略显激动的起身推开雷，低喊着，“我除了是风氏的总裁外，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你的，为什么你能这么轻易就察觉你是爱我的？你怎么能确定你是爱我的人，而不是爱我的身分地位能力？”

可恶！要不是清扬，她不会这么冲动的！

雷沉默的望着昀樵，轻唤：“昀樵，你可以过来吗？”

昀樵听话的走过去坐在床边，不发一言，失控的激动仍未消褪。

“看着我。”他柔声道，令昀樵看着他。

“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像行尸走肉，打从我出生第一天开始，就必须接受多得数不清的训练，为的就是将来接掌洛斯企业。为了抵抗这种命运，我对任何危险的行为特别力行，结果是让自己更加敏锐，面对任何情况皆可保持冷静，也养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冷淡，或者应该说是冷血。我记得有人说过，因为什么都会，所以目视一切皆是淡漠的。我就是这样的人。直到三年前……”雷轻笑出声，凝望昀樵听得入迷的容颜，“我遇上了一个女贼，她告诉我她叫W.W，我觉得她很有趣，四处探听她的消息，不过都落空。不久之前，在纽约的一场宴会中，我又遇到她，但是让她跑了，我循线追查到你，可是不确定你是不是她。刚好我们公司跟你们的合作案开始进行，所以我才借机接近你，想确定我的猜测。没想到每见你一次，对我而言就是一次惊奇，这时候，你到底是不是她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我被你吸引了，我想让你只属于我一个人，我知道，我爱上你了。”

“雷……”昀樵轻唤着他的名，却说不出话来，她觉得好矛盾，她根本厘不清对雷的感觉，而且她也不知道该不该对雷坦承她就是W.W，他的猜疑没错。

“我爱你，所以我要求同等的爱，我不会让你走的。”雷宣誓般的话语一字一句镌刻在昀樵的心版上。

“雷，我……”昀樵话没说完，就发现有脚步声轻而快的接近这儿，“嘘，有人来了。”她要雷装睡，自己则躲到床底下去。

06

来者有两个人，一个站在雷的床头前，一个站在门口把风，昀樵捉住站在床头那人的脚，将他扯倒，顺道抢了他的枪，以一记手刃击中他的颈窝，让他昏迷，门口的人听到声响冲进来，见状才要举枪之时，昀樵也拿枪对着他。

“放下枪，就饶你一命。”昀樵坐到雷身边，将枪交给雷，自己则提起被她打昏的那个人，扼住他的咽喉，想逼那人就范。

那人没料到雷身边会有这么一个身手灵活的保镖，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做。

“是谁主使你们的？”昀樵再问，但那人却倏地出手攻击雷，昀樵连忙放下另一人与那人打对打。

“昀樵，让开！”雷命令，趁昀樵闪身之际开枪打中那人的手臂，而另一人此时醒了过

来，忙跟那人一同跃窗离开。

昀樵赶至窗边查看，只见一辆车子高速驶出医院。

“太危险了，你待在医院实在是太危险了！”昀樵低叫。

“你这么大声是想把护士引来吗？”雷放下手中的枪，幸好是灭音手枪，不然依枪声的高分贝一定会引起骚动，那就什么都瞒不住了。

“说吧！”昀樵拉了椅子坐下，椅背向前，双手搁在椅背上等着雷说明，先前力凯就同她说过雷身旁经常有一些狙击事件，据闻是他叔叔所为，不过没有确切证据。

“说什么？”雷反问，刚刚见昀樵的身手简直就是训练有素的高手，他很好奇为何一个商场女强人会有这么好的身手，她又不像他，是为了寻求解脱才这样，左思右想她都不可能有好得近乎专业的可怕身手。“应该是你说才对。”

“我？”昀樵一脸茫然，“我说什么？”

雷为昀樵那少见的呆滞表情而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手啊！我很讶异你的身手这么灵活。”

“这没什么。我老爸、老妈是闻名的科学家，所做的实验常常成为野心家觊觎的对象，他们一生就是六个小孩，要是其中一个被捉来威胁他们，他们就会乖乖奉上实验结果，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操到大，为的是能自保，学射箭也就是这么回事。”昀樵无关紧要的说，投胎做了科学家的儿女，只有自认倒霉啰！“你呢？总该解释一下你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才让你不断的陷身危机中。”

“不过是接管了洛斯企业又将它发展得有声有色罢了！”雷浅笑，“现在回归话题，之前你想说什么？”

昀樵眸子溜转，“没什么，我该回去了。BYE！”

她几乎是用飞的跑离医院。雷眯眼微笑，在心中暗暗立誓，他得尽快将伤养好，这样昀樵就再也不会会有机会跑了！

风清逸累得将自己丢进沙发里，恨不得沙发就是床的趴在上头，一点形象也没有。

昀樵扶着雷进家门，就发现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像死人的小妹清逸，她一边安顿雷坐好，顺“脚”踢踢清逸，“喂！小么，什么时候回来的？”

咦？怎么没看到皓轩？他们不是一向如影随形的吗？

清逸张开惺忪睡眼，望眼昀樵，又阖上眼睡她的。“别吵，二姊，我累死了，让我睡一下。”

昀樵哪容得清逸睡在沙发上等病魔来袭？她推推小妹，“起来，清逸，你老公人呢？怎么没见到他？”

“别提他。”清逸一听到皓轩的名字马上愁苦的坐起身，睡意全消。

“怎么了？小俩口吵架啦？”昀樵关心地问，望眼坐在单人沙发上的雷，不好意思的笑笑，今天他出院，她和贝儿、柯达去接他，怎知他硬要来她家“拜访”，昀樵拗不过他，只好带他来。

“我们怎么可能吵架呢？”清逸悲哀的露出朵笑容，在发现雷时，有礼的颌首。

“他是洛斯企业总裁，雷·洛斯，他快要回德国了，所以我请他来家里吃顿便饭。”怎么了？何时见过清逸这般愁眉不展？不过这样对她才有利，省得清逸问东问西的，如此一来她就可逃过其中一人的追问了。昀樵轻笑，“要睡去楼上房间睡。”

雷不明所以的望着昀樵，由于她说的是中文，所以他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哦！不好意思，洛斯先生，我先上楼，你坐，不要客气。”清逸揉揉眼，庆幸昀樵没再追问，拎起行李径往房间走去。

“你坐一下，我去煮咖啡。”昀樵对雷笑了下，跑进厨房。

此时，刚下班回家的清扬一脚踏进家里就发现多了个人，再望眼厨房传来的声响。“昀樵的朋友？”他问着望向自己的雷，觉得那双金眸很熟悉。

“雷·洛斯。”雷认出他就是那天宴会上跟W·W在一起的男人，也就是名律师风清扬。

“雷·洛斯？”清扬扬起眉毛，笑了，态度显得有些暧昧，“清扬·风，昀樵的哥哥，你坐，别客气。”

雷盯着清扬的背影，他应该是认出他了吧？可是他的态度……

“我回来了！”清扬走到厨房扬扬手中的公文包，知会昀樵一声。

“小么回来了。”昀樵回头跟清扬报备。

“怎么没看到皓轩？”清扬觉得奇怪，有清逸在的地方不可能没有皓轩。

“她一个人回来的，可能和皓轩闹别扭。”昀樵嘴上说着，其实挺担心的。

“不要紧，皓轩大概明天还是今天晚上就赶回来了。倒是你……呵呵！”清扬神秘的笑笑，心照不宣的瞄瞄昀樵。

昀樵马上澄清，“是他硬要来的，我没办法！”

“没办法，呵呵！没办法。”清扬点点头算是信了她的说辞，但眼神和语气完全相反。

“风清扬……”昀樵知道任她怎么解释，清扬都有办法将它曲解成另一个解释。

“你呢，就安心做菜吧！”清扬按着昀樵的肩膀，一副体谅她辛苦的好哥哥样，“至于外头那个，我们不便将客人一个人留在客厅，为兄的去陪他了！”

“你可别乱说话！”昀樵低声警告，她不会低估二哥兴风作浪的能力。

“我乃堂堂大律师，怎么会信口雌黄？”清扬文诤诤的说完，不等昀樵再次警告，人就一阵风似的冲到客厅去跟雷说话。

昀樵侧耳聆听清扬和雷的对话一会儿，见没涉及到什么才放心的做起菜来。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面？”清扬问，雷这双特殊的金眸他有印象，却忘了在哪儿见过。

“梅笛亚。”雷才说出画名，清扬就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那你对‘梅笛亚’的画框失窃一事，有什么看法？”清扬不动声色的问。

“画框本来就不属于他们。”雷微笑，金眸闪着光芒。

清扬闻言微笑，“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昀樵对你有什么感觉我不方便透露，但是我想听听你对昀樵有什么感觉。”

“我爱她。”雷不避讳的坦承自己的心，他知道清扬会这么问他，一定是要帮他，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清扬挑眉，“很有勇气，你该感谢我没有恋妹情结。”

雷望着清扬，眨眨眼，不太能理解他说的话。

“如果你爱她爱得没有她就会生不如死，我会很乐意将妹妹交给你。”

“我没想过要让昀樵离开我。”雷闻言心一悸，暗自握紧拳，他倒是没想过万一昀樵不接受他而离开他，他会如何？

“即使她有所改变？”清扬试探地问，虽是玩笑似的问话，但语间的严肃容不得人忽视。

“即使她并不如你所想象的模样？”

“只要她是昀樵，不管她再怎么变，我的心还是一样。”雷认真严谨的表态。

清扬以着全新的目光打量雷，而后笑了笑。“或许你应该离开她一阵子。”清扬别有用意的眨眨眼。

雷豁然开朗，“你是说……”

“我相信我们会有缘分做亲戚的。”清扬早在知晓有雷这号人物时就将他的资料全查明白了，依昀樵先前怕他和现在苦恼的程度，他乐观其成，雷这种人跟皓轩一样，一旦动情，就是一辈子的事，不怕会跑掉。

昀樵的心只怕是三年前就系在他身上而不自知，若他这个做二哥的不帮帮她，她一定到死都不会察觉自己其实是爱雷的！昀樵对什么都聪明，就是爱情这门课迟迟拿不到学分。

“那我就不客气的叫你一声清扬了。”雷还以为清扬会拿他和昀樵差两岁这个事实来反对他呢。

“雷，加油哦！”清扬朝他眨眼，要他别泄密。

“嗯。”雷点点头，生平头一次觉得有家人似乎也不是件坏事。

“吃晚餐了，老二，上楼叫清逸下来用餐。”昀樵刻意支开清扬。

清扬挥挥手，上楼去了。

等清扬一消失在楼梯顶，昀樵一个箭步上前揪住雷的领口，“我二哥跟你说的话完全不可以相信，没有一句是真话。”

雷挑起双眉，憋住笑，装傻地问：“可是他跟我说你非但外表美丽，内在更加完美，尤其一手好厨艺更是无人能比，这样的话也不能相信吗？”

“啊？”昀樵懊恼的按按额头，为自己过于鲁莽的行为红了粉颊，“算了，你当我什么都

没说过吧！”

雷暗自偷笑，俯首在昀樵颊边偷了一记吻，昀樵马上捂住自己的脸，防贼似的看着雷，脚步不由自主的移离开他远远的。

“我警告过你别吻我的！”她立场不坚的低吼。

“对不起，我一时忍不住，下次不会再犯了。”雷乖乖听话倒是出乎昀樵意料之外，她望见那双金眸闪着怪异的光芒，想开口问，清汤和清逸就下楼来了，她马上闭嘴，扶着雷入坐，再也没说话。

清逸一入座就沉默的吃着，跟平常开朗的模样大相径庭，连清扬都觉得不对劲，而昀樵则陷入了雷的怪异眼神中，没心思留意清逸的异样。

“二姊，没想到你跟小哥、二哥一样有本事可以把秘书吓走。”清逸取笑道，昀樵的秘书辞职了，暂时找不到秘书的昀樵只有拜托清逸先充当一下秘书。

“别取笑我了，我又没对她怎么样，她自己要辞职我有什么办法？”昀樵无奈的耸耸肩，敏锐的感受到清逸的情绪很低沉，她起身捧着清逸到沙发上坐下，“告诉二姊，你跟皓轩怎么了？”

“没有啊！”清逸摇摇头，大眼已经蒙上一层水雾。

“是不是皓轩欺负你？”昀樵说着这个不太可能的假设，皓轩爱清逸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绝不会欺负她的，再说，清逸也不是好欺负的人。

清逸再摇头，低头抹去眼底的泪，抬头露出一个笑容。“没事啦！”

昀樵不苟同的挑眉，引用清扬的“名言”，“对姊姊说谎是会遭天谴的哦！”

清逸皱起眉头，惶然脆弱的神情让人怜惜，“我告诉你，但你不可以告诉别人。”

昀樵点点头，“放心。”

“前些日子皓轩跟我在英国办案，我去看了医生，原先我以为我怀孕了……因为我的月事迟了很久……”清逸愈说头愈低，昀樵丝毫感受不到她有高兴的情绪。“可是……医生说……说……我……我得了……得了……”

“得了？”昀樵轻声问，有不好的预感。

“得了子宫癌……而且是末期……没救了……”清逸抱住昀樵，泪如雨下。“二姊……我才二十二岁啊……我还要跟皓轩一起……我要生一群小鬼头让皓轩得到家庭温暖……上天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不要死啊……”

昀樵还没从震惊中回复过来，她拍拍清逸的背，安慰她，“你有再确定一次吗？说不定是医生弄错了……”

清逸摇摇头，她一得知这个消息就马上从英国逃回美国，连皓轩也没通知，她留了张纸条说她只是先回来，要他安心办案。

昀樵捧着清逸满是泪痕的脸，“再去检查一次，说不定是医生搞错了，或者是病历拿错了，这都有可能，先别慌，姊姊陪你去检查好不好？”

“万一……万一是真的怎么办……”清逸忽觉一股恶心感自胃涌上，连忙推开昀樵跑到洗手间去吐个痛快。

“清逸！你没事吧？”昀樵忧心的问，清逸这模样不就是君樵怀孕时的翻版吗？怎么可能是子宫癌？一定是那个医生搞错了！

清逸摇摇头，“没事。”

昀樵拉了她便往外跑，“走，我们去看医生！”

“二姊……”清逸怕得知的答案是相同的，畏惧的想摔开昀樵的手。

“不行！我们一定要再检查一遍，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信了。”昀樵硬是拉着清逸走，清逸边走边退，最后没气力了，只有任着昀樵带着她走。

雷坐在昀樵的办公室等着她，今天他是来签约的，明明约好了早上十点钟，结果来的时候非但办公室空无一人，连外头的秘书座位也是空无一人，他只好跟贝儿一同坐下等昀樵归来。

不知过了多久，有敲门声响起，雷和贝儿对看一眼，视线集中在开门进来的人身上。

来人是一名跟雷差不多高的东方男子，但他却有一双紫色眸子，应该是混血儿，相貌俊

美，神色透着焦虑。雷目不转睛的盯着他，连贝儿也看呆了。

“哟樵？”他见着座椅上无人，不禁皱起眉，后来发现雷和贝儿，有礼的颌首。“请问两位是……”

“我们是来和哟樵签约的，不过，我们来的时候办公室就没有人了，楼下的小姐告诉我们她出去了，但是不知道上哪儿去了。”雷乘机打量他，外型上他们可说是不相上下，就看哟樵是否……

“那么，请坐。”他俨然以主人自居，急得已经无暇顾及旁人。

雷回以颌首，和贝儿对望一眼，皆疑惑于他为何人，也疑惑他和哟樵的关系，只见他拿起话筒就开始打电话，似乎是先打给某个熟识的人，“哟樵，哟樵”的说个不停，再来好象是打给远方的不知名人物，交代事情和交代行踪，在这通电话，雷又听到几次哟樵的名字，心中有股不知名的酸味正在发酵，他实在是很想开口问他，到底和哟樵是什么关系，可是又怕答案如他所预期的……

“哥。”贝儿拉拉雷的衣服，低声问：“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每一通电话都有提到哟樵姊姊？”

原来不只雷，连贝儿也注意到了。“他好象很忧虑的样子，是不是哟樵姊姊的前任男友？”

雷握了握拳，不愿承认贝儿说中了他的心事。

蓦地，门又开了，这次是人未到，声先到。

“你呀！真是够胡涂的，要是皓轩赶来了，看你怎么跟他解释！”哟樵率先推门进办公室，一边数落着清逸。

“我怎么知道真是搞错了，我又不是故意的……”清逸嘟囔着，一扫昨日的低霾，露出个大大的笑容，这笑容在见到站在办公桌旁的挺拔身影时更大了。“皓轩！”

好不容易才记起哟樵的电话号码，正要打给她的皓轩一听见这熟稔的呼唤，便急忙丢下电话望向声源，露出个安心的笑容，但马上冷下脸孔，紫眸瞪着清逸，要求一个解释。

哟樵见状，忙上前拉拉皓轩的袖子，“皓轩，你先别生气，听听清逸有什么话说，好不好？”

皓轩在面对哟樵时转换了另一个表情，低下头在她耳边窃窃私语，“哟樵，清逸从来不曾这样过，我担心个半死，还以为她被人绑架了，你以为我真会生她的气吗？”

哟樵恍然大悟，点点头，娇笑，“那我就插手啰。”

此举看在清逸眼里，心“咚”的一声直往下掉，心里想着完蛋了！

同样看在雷眼中，他的心却是“咻”的一声直往上冲，一把火熊熊燃起，他的哟樵竟然无视于他，在他面前跟别的男人窃窃私语！她不但没注意到他的存在，还和别的男人笑得这么开心！

“清逸，过来。”哟樵命令，清逸一脸无辜的走过去。她拍拍清逸的肩膀，同情的说：“好自为之。”

说完这句无责任的话，哟樵就闪到一边去，要看好戏，出乎意料的，她的手被一股拉力拉住，她往后一看，绽放笑靥，低喊：“雷！”

原本怒火勃发的雷被她这么一唤，差点失了心魂，尚未来得及反应，哟樵就要他小声一点，暗示他有好看戏。

雷在此刻明瞭到他是怪错人，吃错醋了，原来他是这么重视哟樵，怕失去她，拉着哟樵的手，他改而环住她，陪着哟樵一同看“戏”。

清逸一直低着头不敢看皓轩，深怕受他责怪，谁教她轻信人言，以为自己得了绝症，但那也不是她的错呀！她只是不想让皓轩伤心，所以准备在探望完哥哥姊姊后，自己找一个地方终死，哪会知道是医生搞错了！她又不是故意的啊！

清逸下定决心似的深呼吸，反正都做了，皓轩生气也是应该的，就让他骂好了！

她鼓起万分勇气抬头挺胸，想要“理直气壮”的接受皓轩的责难，不期然的陷入紫眸盛的关爱中，霎时觉得自己真是错得彻底，不禁眼眶泛红。

皓轩交抱于胸前的双手放下环住清逸，让她靠着自己，微扬唇角，轻喃：“小傻瓜，你不是吃多了小瓜呆才会变得这么笨呀！”

清逸抡起拳头轻捶下皓轩，抬起泪眼，“我真的不知道医生搞错了嘛！对不起，对不起……”

“当天那个医生就知道病历搞错了，还派人送道歉函来，那时我正为你的失踪而慌张，幸好你是先回纽约来，不然我可能要环游美国一周才能找到我的逃妻。”皓轩轻轻拭去清逸眼里

的泪，温柔地抚着她的脸庞。

“对不起，千千万万个对不起。”清逸将头枕着皓轩的肩，摩挲着。

“算了，只是下次记得有什么事，麻烦风清逸小姐、亲爱的蓝太太先找到我本人再做定夺，好不好？”皓轩抚着她的手臂，轻问。

“嗯。”清逸点点头，接着神秘的笑笑，“亲爱的蓝先生，现在有件天大的事要你做定夺。”

皓轩挑眉，要清逸继续说下去。

清逸先过离皓轩几步，免得他反应太大。“你准备好要做宝宝的爹地了吗？”

“啊？”皓轩睁大紫眸，反应呆滞的盯着清逸，久久，才结结巴巴地说：“你……医……医生说的……就是……就是……”

清逸含笑点头，望着皓轩难得怔愣的表情，眼前这位呆头呆脑的父亲根本与国际罪犯闻风丧胆的刑警云翼忒异。

“我的天啊！”皓轩喜不自胜的低喊，上前抱住清逸，想起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他竟然让她一个人坐了好几小时的飞机，不禁发起抖来，“你……你一个人坐那么久的飞机……天……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怎么办……”

“皓轩，我没事，医生说宝宝已经两个月了，很健康，只是……我可能有一阵子不能陪在你身边办案了……”清逸觉得最可惜的是医生一得知她是建筑师，而且有个案子正在英国进行当中，马上严禁她工作，不过她可不打算告诉皓轩，有了大姊被大姊夫管得死死的前例，她决定当蛤蜊。

“那不要紧，反正星衍欠我一堆假没还，我硬跟他请一年不就得了。对了，你在英国不是有个案子吗？辞掉它，找别人接手，我可不想你在怀孕期间还工作。”皓轩突然想起清逸手边有个案子，马上禁止她再工作。

“啊……”清逸苦着一张小脸，有时候她真恨皓轩的超强记忆力，想争取机会将那座桥完工，“可是……”

皓轩坚决的摇头，哄着她，“等你生完孩子，你要建几座桥，几幢大楼，甚至博物馆我都让你建，好不好？”

清逸勉为其难的点点头，“好吧！”突然想到皓轩有一年的假，她欣喜地道：“不过你有一年不用工作，那我们就可以优优闲闲的过一阵子了！这样也好。”

她高兴的计划着这空出来的一年要做些什么等生下孩子就没时间做的事。

皓轩抱住清逸，为他这些年未能好好陪伴她而道歉，但清逸只是笑道：“工作中的皓轩最帅了，况且我跟着你到处跑，也接了不少工作啊！”

皓轩这才释怀地抱紧清逸，两夫妇若无旁人。

昀樵感动的拭去眼底的水气，清逸这种体谅只怕她一辈子也做不到，现在她终于理解皓轩为何会视清逸若珍宝了。

她想上前，发现雷环着她，轻轻挣脱，走到他们面前，“清逸，皓轩，你们再不走，别怪我会嫉妒地将你们赶出去哦！”

清逸朝昀樵顽皮的吐吐舌，也因此发现到雷和贝儿的存在，她走到雷面前打量他，“我不是……见过你啊？”

雷微笑，“雷·洛斯，前天在你们家见过面。”

“雷·洛斯？！”清逸讶异的张大嘴，随后露出一抹诡异的笑意，“你是雷·洛斯？”

雷点点头，不明白为何清逸和清扬见到他的反应如出一辙，都很暧昧。

清逸得到答案，回头望了皓轩一眼，皓轩同样上前朝雷伸出手，“皓轩·蓝，清逸的丈夫，抱歉，先前我由于心系内人，所以失礼了。”

原来他是蓝皓轩，清逸的丈夫，他先前还以为皓轩是昀樵的男友。

雷含笑以对，刚刚那一幕他深受感动，要是昀樵能像清逸这样就好了，他也不必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样摸索昀樵的心。

清逸改以德语问雷，“你是不是喜欢我二姊？”

雷对这么直截了当的话有些措手不及，但立即恢复，也以德语回答：“是的。”

“你能保证爱我二姊一生一世吗？”清逸再问，老实说，雷很对她的脾性。

“如果有下辈子，而我下辈子还会遇见她的话。”雷坦荡的态度让清逸满意的点头。

贝儿眨眨绿眸，她不知道哥哥也会说出这么肉麻的话！但是，就是不曾听过，此刻听到才会觉得珍贵，希望昀樵姊姊能了解他的心。

昀樵因为听不懂德语而狐疑地望着清逸，不知道她问了什么不该问的话。

她的第二外语是法语，而清逸是德语，是以昀樵听不懂德语，以往雷跟她都是用英语沟通，所以没有语言障碍。

“那你得好好加油啰！爱上我二姊这个爱情白痴是你的不幸，也是你的好运，我祝福你。”清逸状似惋惜的叹息，然后露出一抹笑意，活像是间谍的说：“再偷偷告诉你，太黏我二姊是没有用的，最好是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程度你自己拿捏。”

说完，她还很奸诈的望眼昀樵，昀樵被她看得脑中警铃大作。

雷笑了，昀樵的家人都很好玩，清扬是，清逸也是，真不知他们是怎么相处的。

“话我说到这儿，一切就看你啰！”清逸说得开心极了，因为昀樵根本听不懂德语，她朝雷眨眨眼，便跟皓轩一同离开。

昀樵皱眉望着清逸和皓轩离去时脸上挂着的怪笑容，再看一旁的贝儿早笑得喘不过气，而雷也是一副要笑不笑的碍眼样，于是她皱眉，没有形象的揪起雷的领子，质问道：“我妹妹方才跟你说了什么？”

“没有啊！”雷聪明的撒下谎言。

“是吗？”昀樵的警敏天性告诉她事情没这么单纯。

“当然，我们还是来谈谈正事吧！”雷坐了下来，昀樵跟着坐下。

她盯着雷自若的神色，还是感到怀疑，如果没什么事，贝儿会笑成那样子吗？而且她有种被设计的感觉……

07

一、二、三、四、五 五天了。

昀樵望着自己的行事历，上头的月历被她用红笔画了五个圈。

五天了，那个死德国人雷·洛斯失踪五天了！

昀樵大力合上行事历，虚脱的瘫软在椅内，她现在才知道原来自己连雷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还有电话号码，每次都是他打电话来，他来找她，她没想过要联络他，这下他不见踪影，反倒像断线的风筝，完全没消息。

她烦躁的合上没一个字入眼的公文。

他大概是回德国了，当然，签完约他们就没有瓜葛了，他还留在这做什么？哼！薄幸男，口口声声说爱她、要她，不让她走，结果呢？自己反而不见踪迹，教她上哪儿去找他……等等，她可没说要找他，他不见了对她有利，她就可以开开心心、无牵无挂的到处去做生意，不必担心……

该死的！她竟然开始想念起他。

可恶！昀樵低咒一声，企图稳下自己纷乱的心思，可是愈稳心愈乱，她干脆换上夜行装，戴上长及腰的黑色假发，再恶作剧似的戴上一只半遮面的面具。

打开计算机，她观看寄来的E·MAIL，突然想起前些日子有个叫乔的人要她偷洛斯的祖传蓝星石时，曾留下雷在纽约的地址，连忙找出那封E·MAIL，记下住址，并且告诉自己不是因为想念雷才去他家，而是想看看他死了没有。

她打开二楼的窗户，迎面袭来的冷风让昀樵打了个冷颤，这几天天气骤变，看来可能会下雪，她深吸口气，纵身一跳，化为一道在黑夜中快速移动的暗影。

此时，待在起居室内的清扬、皓轩和清逸听到这轻微的声音，都带着一抹浅笑品尝手中的绿茶。

“有人憋不住了。”清扬满是笑意的一手拿着茶杯，一手翻着放在腿上的TIME杂志。

“五天了，你没听人说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清逸翻着建筑年鉴，和皓轩相视一笑。

皓轩正在读育婴手册，他抬首笑道：“这么换算起来也有十五秋了，那她憋不住是很正常的。”

说着，三人有默契的微笑。

黑暗中，有人正在开启保险柜，不需要多久时间，训练有素的他已将保险柜打开，于是他开始翻找着里头的东西，想找出他的目标物。

但是保险柜里头竟然连一点贵重的物品乃至什么机密文件也没有存放。

怎么会这样？他明明查得很清楚，洛斯家的别墅就只有书房中摆一个保险柜，其余的地方别说放贵重物品，连一点有隐密性的物品都放不得，可是怎么会没有呢？

那颗洛斯家祖传的蓝星石。

据闻雷·洛斯到哪儿都会带着那颗蓝星石的啊！而且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看过他戴，所以一定是放在这幢房子的某一个地方。

会在哪儿呢？

忽地，一声细微的声响吸引他的注意，被发现了？！他藏入阴暗处，等着来人。

昀樵轻轻翻入书房内，在黑暗中发现她闯错间了，这儿不是雷的房间。

她大刺刺地走在书房内，倏地停下脚步，察觉房内尚有人在。

她望向他藏身的地方，他吓了好大一跳，看来这个女的跟他是同行，否则依他的身手，是不会让普通人发现的，他大方现身，两人都愣了一下。

“七濂星？”昀樵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前几年常常和她互相抢生意做的七濂星。

“W.W？”七濂星同样没有预期会遇见昀樵，看见她真令他又敬又恨，一方面佩服她的手腕和身手，另一方面也厌恶她那充满自信的气质。“你不是拒接这门生意？”

“我不是来偷蓝星石的。”昀樵没有兴趣留在这儿跟上濂星“格格缠”，转身就想开门离开，岂料，七濂星竟朝她射来飞刀，她没有防备，被射个正着。

痛得昀樵哀叫一声，接住血流如注的肩膀，愤怒的拔下飞刀回射给七濂星，他灵敏的躲过，诡辩的笑出声。

“W.W，今天你别想走出这儿了。”

“我已经说过我不会跟你抢这笔生意了，你怎么这么卑鄙偷袭我？”昀樵摇摇头，开始感受到血液快速流失对人体的影响，她瞪着七濂星，早该知道以奸诈闻名的七濂星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俩交锋的时机，尤其是当她毫无防备时。

“你以前跟我抢生意，怎么不说你比我更卑鄙呢？”七濂星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过分，不趁现在解决她，他一辈子都得在这个行业当老二，永远都捡她不要的生意做，她不过是个女人，凭什么这样耀武扬威！

“大家各凭本事。”昀樵冷哼一声，讽道：“你自己技不如人，怪得了谁？”

“现在技不如人的是谁啊？”七濂星手上不知何时又多了两把亮晃晃、泛着银寒光芒的小刀。

昀樵冷冷的盯着他，准备伺机而动，谁教她来时只想要找雷，没带着弓箭，没想到会遇到同行，更没想到自己会陷入危险，依她肩膀受伤的情形，眼下的状况绝对是不利于她的，她不能跟七濂星硬拚。

“你带种的话就等我伤好了再来一场公平的比试。”昀樵轻扯唇角。

“哈！”七濂星仰头一笑，“等你伤好了我还有机会赢吗？”

语毕，他隐去笑容，随手将两把飞刀一丢，刀子本身像是有意识一般直朝昀樵飞过去，昀樵动作缓慢的闪过一把，再闪过另一把，不过这次飞刀削下一大截她的长假发，弄掉了她的面具。

七濂星再射，昀樵清醒的脑子已呈半昏迷状态，根本动不了，只是无力的盯着朝她射过来的飞刀……

一股猛然的拉力将昀樵拉开飞刀的射程，下一秒，灯光大放，书房亮得像白天，七濂星见事迹败露，一转身使离开，想留昀樵当替死鬼。

雷在睡梦中听见有人在他的书房内说话，似乎还有打斗的声音，立刻警觉的起身到书房查看，所见的情景便是有个女子快被飞刀射中，他不暇思索的拉开她，顺手打开灯，无暇去理会另一个离开的男子，他蹲在瘫软的女子面前，抬起她低垂的容颜，不由得一惊

昀樵？！雷瞪着已昏倒的昀樵，天！昀樵……昀樵真的就是W.W！他先前追查的方向完全正确。

拉下她的长发，还她本来的俏丽短发，他低笑出声，终至扩大为大笑，抱着她在心里直

唤：哟樵，哟樵……

“ 洛斯先生！ ” 柯达冲进书房，深怕老板发生什么意外，却只见他抱着个人大笑。 “ 洛斯先生？ ”

雷止住笑，盯着柯达，金眸有着掩不住的狂喜， “ 没事，你去休息吧。 ”

“ 哦。 ” 柯达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转身准备举步离开之际，雷急急唤住他， “ 柯达，快去请医生来！ ”

“ 啊？好的。 ” 柯达一听雷紧绷的语气，刻不容缓的去请医生来。

雷心疼难抑的捂住哟樵血流个不停的肩膀，他怎么这么大意？竟没发觉哟樵受伤，还这么高兴的抱着她，要不是他察觉不对劲，只怕哟樵血都流光了。

他抱起她，顺道抬起她的面具和假发，来到他的房间将她安置于床，拿剪刀剪开她的衣服，先行替她做紧急处理。

望着她苍白的容颜，原本无瑕的肌肤多了一道血痕，雷眸里燃起熊熊火焰，那道伤口像是划在他心口上那般痛，哟樵……他愤怒地抡拳向壁，那个敢伤她的人死定了！

“ 放心，她的伤不是很重，等一下就会清醒过来了。 ” 老医生和蔼地笑道，望着雷痴迷的望着床上的哟樵，心想他们真是一对恩爱夫妻。

“ 谢谢医生。柯达，送客。 ” 雷道谢。

“ 是。 ” 柯达做了个请的手势， “ 医生，这边请。 ”

房内只剩下他和哟樵。

雷取出面具和假发替哟樵戴好，他要哟樵亲口向他承认她就是W.W！

他明白今晚她会来八成是因为他连续五天没出现在她面前缠着她，她才来看看他否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依哟樵的个性，他不会高估自己在她心中的分量，充其量她只说服她自己是来看看他死了没有，而不会承认她是想他才来看他。

只是，真的没想到，哟樵就是W.W，难怪她见到他总是一副想立刻甩掉他的情，不过这不妨碍他的心，但是哟樵看来很介意，那就……

雷唇角的笑意不减，金眸笑到眯起来，脑中有个完美的计谋成形。

哟樵在层层痛楚中清醒，茫然的眨眨眼，眨掉了眼前那片迷蒙时才有余力转头浏览她身在何处。

明显的，而且确定的，这个陌生的环境是她所不熟识的，她也不晓得在她昏迷之后发生了什么大事，只好从记忆中去寻找。

她记得她来雷的家看他是怎么回事，然后遇到七濂星这个卑鄙小人，不小心被他偷袭成功，接下来她就没有记忆了。

不过她现在最想做的是先将肩上的疼痛去除，再来就是找七濂星那个混帐算帐！

“ 醒了。 ” 一张熟稔的脸孔出现在她明显呆滞出神的眼前。

“ 啊！啊…… ” 哟樵被雷吓到惊坐起身，马上因为动到伤口而痛叫出声，她是最怕痛的，哪怕只是轻微撞到，她也要哀叫个几分钟，何况现在她是肩膀被插了个洞！

雷见状想上前看她，哟樵一声大吼喝住， “ 别过来！ ”

她连忙用没受伤的手检查她的面具和假发，很好，还在，那么代表雷没认出她是谁。 “ 你要做什么？ ”

“ 看你的伤口啊！ ” 雷啼笑皆非的回答， “ 医生说你可以乱动，万一一个弄不好，可是会留下疤痕的哦。 ”

哟樵防备的盯着他，见着他动，马上又吼： “ 你要干嘛？ ”

雷摊摊手，坐下来， “ 坐下啊！ ”

她戒备地望着雷，一边横移下床，环视整间房想找窗户，发现房内唯一的窗户就在雷身后，要逃走势必是要经过他，依她现在的情况，她没把握打赢他。

“ 你才刚醒，最好坐下，免得待会儿晕倒就不好了。 ” 雷语带关怀地劝说。

“ 你有什么目的？ ”

“ 我只知道我捉了个贼，而且，我还认识这个贼。 ” 雷含笑透着诡异的话语让哟樵的心没

由来地悸动了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昀樵藉喊叫来掩饰心头的不安，早知道就不来，他明明好端端的在这儿，竟然连续五天不去看她，害她以为……如果不是这样，她也不会去遇到那个小人七濼星，被他伤了。一切都是他不现身的错！

雷好整以暇地调整自己的坐姿，微笑不语。

昀樵瞪着他冷哼一声，脑子正在盘算着该如何从这儿逃走。

“我先暂且不追究你想偷我家的祖传宝石的责任……”雷的话被昀樵打断。

“我不是来偷东西的！”昀樵怒视他。

雷再次微笑，“不论你是不是来偷东西的，现在我想跟你谈另外一件事。”

昀樵的厌恶表现在她皱起的眉头和眸底，雷虽然看不见她皱起眉，但从她眸里燃烧的怒火也猜着八成了。

“什么事？”

“如果我放你走，你要保证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还会再来，否则……”雷隐去话尾，扬起的唇角让昀樵的心陡然一沉。

“否则怎么样？”

“我就昭告世人你的一项天大的秘密。”

“开什么玩笑！”昀樵冷笑，避开雷那双仿佛要看穿她的金眸。

雷依旧笑着不接话，那笑容让昀樵直想冲上前打烂这张笑脸。

不可能的！他不可能认出她就是风昀樵的！

那么，他看穿的是什么呢？她又该怎么做呢？

“你看来很迷惑。”雷不知何时已在她面前站定，金眸凝睇，似要看透她的内心。

昀樵低头避开他的视线，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老是这样凝视她，看得她觉得心都敞开在他面前，无所遁形，她这一低头便忽略了雷唇畔一闪即逝的笑意。

他抬起她的下巴，另一手一拉，她整个人跌入他怀里，尚来不及做出任何抗议，他的唇就封住她的，直教她沉醉得无力再反抗，他咬住她的耳垂，霎时有阵酥麻的电流穿过她全身，可是雷的低喃让她完全清醒。

“我爱你……”

昀樵使尽全力挣扎，推开雷，喘着气，心头的刺痛比肩膀的痛更甚，眼前这个雷不是她所认识的雷！他不是雷！雷应该只对风昀樵说爱，而不是对W，W亦是如此！

她深吸一口气，身影轻晃，已移位到窗户前，冷睇着雷一会儿，便悄然跃出窗户，不见踪迹。

“别忘了我今晚等你。”雷对着空气说话，露齿而笑。

不一会儿，他敛起笑容，面无表情的回到书房，打开计算机，调出其中一个档案，此后，画面一个一个闪过，冷锐金眸直盯着其中一个画面，专注到电话连响了好几声他才发现电话响了。

他收敛心神，接起电话，“雷·洛斯。”

“老哥，是我。”贝儿的声音在另一头响起。

“有事？”雷不冷不热的问，但神情却一扫以前的冷淡，出现一丝暖意。

“我探听到叔叔雇了一个叫七濼星的家伙要偷咱们家的祖传蓝星石，你要小心一点。”

“我知道，你有查到七濼星的资料吗？”

“有，我现在就传真过去。”

雷闻言打开传真，没多久，七濼星的资料便在雷手中，“我有一个问题。”

“嗯？”贝儿轻问。

“为什么那个老头不雇用另外一个高手W·W呢？”这是雷最感兴趣的，不论什么都一定要用最好的乔治·洛斯这次竟然没请一流高手来伦那颗蓝星石。

贝儿的笑声先于说话声传来，“因为那个W·W拒绝了他的生意，还很恶质的在他的计算机里施放病毒，害他的计算机连当三天，不能运作。据说，那个病毒会在萤光幕上显出一个洒尿的小天使，一直洒到计算机当机为止。”

雷的神色渐渐冷了起来，乔治这个老头子一向输不起，难保他不会对昀樵展开什么报复行动，不过依昀樵的机智，应该不用为她担心。

现在最重要的是让昀樵承认她就是W·W，还有找到这个叫七濼星的家伙为昀樵报仇。

“贝儿，谢谢你。”他由衷的说。

电话那头的贝儿沉默良久，才传来她有些哽咽的声音，“我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听到你用这

种语气跟我说话。”

雷胸口一塞，放缓语气，“我以后会注意的。”

“嗯，赶快带哟樵姊姊回来，我已经跟爸妈说了，他们很想见见她呢。”

“我会的，再见。”雷收线，脑中浮现几句不知是谁说过的话：亲情不是负担，它在你失意时助你振作，在你欢乐时分享你的喜悦，它永不苛求，永不责难，只有包容。

是的，只有包容。雷不自觉地露出个笑容，如融化冰心的暖阳。

杀千刀的雷·洛斯！该下二十层地狱受极刑的雷·洛斯！乌龟王八蛋的雷·洛斯！

淫荡无比的雷·洛斯！口口声声说爱她，结果爱这个字对他而言是如此轻易的出口，他的爱根本不值得相信，重量连公克也不值！

亏她还挂念着他，简直是浪费她的时间：她挂念他做什么？这种人早该去死，以免留在世上危害世人。

可恶！希望雷·洛斯下炼狱去！

哟樵一路上不知在心里咒骂了雷几千、几万次，愈骂心情愈不好，愈有想破口大骂的冲动，她发觉自己对雷的怒气连飚车都无法减少，反而有火上加油的趋势。

然而可恨的是，她发现心头有股酸且苦的情绪正随着她的咒骂上扬，她极力想压抑，它却不减反增，拧得她的心好痛！

“吱”的一声，车子停在家门前，她到下车时才看见夕阳染红了天空，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在雷家里待了那么久，二哥他们应该会担心吧！噢，不！他们会饿死自己！

哟樵拖着疲惫的脚步推开门，意外的没看到预期中清扬、清逸和皓轩三人摸着肚皮躺在沙发上喊饿的情景，不禁一愣，人呢？

厨房里有声响。

她径自往厨房走去，意外的在厨房外头听见清逸的声音，“成功！皓轩，我把意大利面煮好了。你尝尝看。”

哟樵推开厨房的门，欣见这对夫妻在厨房做菜，“嘿！我回来了。二哥呢？”

“二姊，你晚归哦！”清逸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笑道。“二哥今晚加班，不回来了。”

“我若是不晚归，岂不是吃不到你煮的意大利面了？”哟樵点点头，按着肩膀坐下来。

“二姊，你的肩膀怎么了？”清逸敏锐的察觉哟樵的肩膀不对劲。

听到妻子这么说，皓轩也凑了过来。“受伤了吗？”

“只是小伤，不碍事的，昨晚出去时不小心弄到的。”哟樵刻意隐瞒她去了哪儿。

夫妻俩对看一眼，聪明的不再追问下去。清逸将煮好的面盛在盘子上，再淋上佐料，端到哟樵面前，“吃吧！”

哟樵不客气的大块朵颐，幸好她是左肩受伤，不然连用餐都要别人喂她。

“手艺不错。”等到盘底朝天，哟樵才发觉原来自己饿了。

“哟樵，我要回英国办案，不能陪着清逸，等案子一结束找就回来。”皓轩揽着清逸，对哟樵说。

“你不是要休假吗？”哟樵有些讶异。

“星衍一个人应付不来，我只好先办完案子再说。”皓轩无奈的道，“清逸就麻烦你和清扬了。”

“什么时候走？”

“今天晚上。”清逸帮皓轩回答，顺手推推他，“你也吃，吃完好赶飞机。”

“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她的，何况她怀孕了，有自觉，不会到处跑的。”哟樵起身，不打扰他们两人的时间，“我累了，先上楼，皓轩，再见。”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突然觉得清逸和皓轩两个人之间轻易可见的浓情蜜意让她觉得碍眼。

“再见！”

清逸和皓轩一哟樵上楼，便窃窃私语起来。

“二姊怪怪的，刚刚她进来时明明怒气冲天，不会是雷惹她生气吧？”清逸小声的问。反正未来七、八个月将会无聊的打蚊子，她一定要找点乐事来做才行，哟樵是个好对象。

“我不介意你管闲事，但别为了好玩而插手太多，当心哟樵翻脸不认人。”皓轩笑着捏捏妻子的瑶鼻。

“我知道，我会很有分寸的，而且二姊现在的样子像极了喝了一大罐醋的人，我不会自讨苦吃的。”清逸小鸟依人的偎着皓轩。

“那就好，等会我一个人去机场就行了，你早点歇着。”皓轩拍拍她的手，宠爱的替她拨开不听话的发丝。

“嗯。”清逸乖巧的点头，将视线调往楼上，若有所思。

08

昀樵一脸铁青的圆睁着眸子瞪着安稳坐在沙发上等候她的雷，他来做什么？

“洛斯先生。”她有风度的轻唤，让雷知道她来了。

“好久不见，昀樵。”雷笑容可掬的起身面对穿着白色西装式外套，同色宽松长裤，耳朵戴着圆形珍珠色泽的耳环，颈项戴着一条坠炼，浑身上下充满都会气息的昀樵，但他却看出了她眸底的一抹疲倦，忙抑下想抱住她的冲动，打声招呼。

“是很久。”昀樵假笑，径自坐到座位上开始审阅着一堆待阅的文件，她不在这两天幸好有皓轩在，才不致一团乱，为此，她觉得挺歉疚的，她答应了力凯会好好照顾公司的，结果认识雷一切就走样，这样可不行。“不知洛斯先生有何贵干？是不是合约上的问题？”

“我是来送东西的。”雷不在意昀樵刻意生疏的态度，仍有耐心的笑道。

“假若与公事无关，就不必说了。”昀樵亦回以一笑，但眸里的寒霜清晰可见。

“你看了就知道。”他拉过她拿笔的右手，料定她为了怕牵动伤口不会用左手阻拦他，掰开她紧握的拳，放入一张淡蓝色的纸笺，而后一句话也没说的挥挥手就离开了。

昀樵愣愣地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打开那张对折的纸笺，上头只有用手誊写的一首威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SONNET 116)

Let me not to 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
Admit impediments. Love is not love
Which alters when it alteration finds.
Or bends with the remover to remove.
Oh, no! It is an ever-fixed mark,
That looks on tempests and is never shaken;
It is the star to every wandering bark,
Whose worth's unknown, although his height be taken.
Love's not time's fool, though rosy lips and cheeks
Within his bending sickle's compass come;
Love alters not with his brief hours and weeks,
But bears it out even to the edge of doom.
If this be error and upon me proved,
I never write, nor no man ever loved.

有好一段时间，昀樵只是盯着上头的字，兀自发呆。而后，不知经过多久，她才如梦初醒，笑了起来。

她是傻子！

昀樵拭去不小心落下的泪，原来雷看穿的，就是这个，她非但没有听懂他语间的暧昧，还在那儿生气。不，不叫生气，它的专有名词叫嫉妒……

她竟然可笑的嫉妒自己。

事到如今，她不得不承认。她爱雷，她爱他。

否则她昨天不会为雷的举动发那么大的脾气，只因为他对她的另一个身分说爱，她私心的

希望雷只对她一个人说爱，即使是另一个身分也不能共享他的爱，这么明显的占有，她竟然浑然未觉……

原来这就是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正如二哥所说的，心的一角被填满了，心变得完整，可是她却迟钝的需要雷来提醒她，昀樵自顾自的轻笑，吸吸鼻子，收好纸笺，专心办公，等待今晚的降临。

雷不时地望着手表，深怕手表的时间有错误似的又不停地抬眼盯着墙上的壁钟，他此番珍惜光阴的行径引起了柯达的注意，他偷偷的打量面无表情的雷，出乎意料的在他眼里瞄到一抹隐约的焦急。

打从他在纽约遇见昀樵之后，所有以前他的行为模式都不再适用于他，柯达不禁掩嘴偷笑，雷总算比较像人了！

“柯达。”雷突如其来的叫唤让正在偷笑的柯达呛到，他咳了好一阵子才有声音响应。

“是。”

“时间不早了，你先去休息吧！”

柯达瞪大眼，不会吧？才九点他哪睡得着？

显然雷也意识到自己的命令太过荒谬，笑了下，“算了，当我没说过。”

他起身往楼上书房走去，柯达则不小心地笑出声，所幸雷上楼去了，不然他准会被雷“不着痕迹”的损一顿，叫回报他太捧场。

雷进入书房后随便抽本书摊在桌上看，为免自己过于紧张，他专注的看着这本“世界童话选集”，看到连昀樵已经站在他身后好一会儿了仍不自知。

昀樵稳住气息，悄然站在雷身后，陪他一起看书。

国王不明白为何天鹅姑娘一直织着荨麻衣，以为她根本不受自己。是以，他日渐冷淡了天鹅姑娘，天鹅姑娘虽然伤心，可是为了救哥哥们，她只有将苦楚往心中吞，相信总有一天，国王会知道她的苦衷……

“天鹅姑娘太天真。”昀樵忽然出声吓了雷好大一跳。

雷赶紧将书合上，赫然发现自己读的是世界童话选集，窘得只差没打个地洞，化身为地鼠。

“你……你什么时候来的？”雷拨拨头发，觉得自己像小孩子。

“从你刚开始看天鹅姑娘这个篇章之时。”昀樵无所谓的耸耸肩，心则漏跳了一大拍，她为冷静自己而找了个位置坐下。“好了，我人已经来了，你有什么事呢？”

雷恢复冷静，一言不发的打通电话，收线之后，对着昀樵说：“我们先去客厅去吧。”

昀樵盯着雷好一会儿，才起身跟他下楼，没想到等着他们的竟是一名提着医疗箱的医生。

他叫她来只是要让医生帮她换药吗？难不成，她会错意了？昀樵在让医生换药时疑惑地想着。不可能啊！她望着坐在地面前凝视自己的雷，没有移开视线，反而探见许多不知该如何形容的情绪，两人就这么不言不语的对望了好久，待医生替她换好药，雷让柯达送他走后，真正的沉默才降临在他们之间。

昀樵轻咳一声，“你找我来，就只是要医生替我换药吗？”

雷缓缓摇头道：“我想看你面具下的脸孔及隐于假发之下的短发。”

他原本料想昀樵会拒绝，岂料，她唇际绽开一朵慌张的笑靥，强自镇定道：“你何不过来亲自为我拿下面具和假发呢？”

这下反倒是雷呆愣了下，有种要揭穿一切的紧迫。

“雷，我在等你。”昀樵柔唤，瞳眸坚定地凝睇，屏息以待着。

雷迟疑的起身跪坐在她腿间，金眸不敢确定的巡视她的脸庞，猛地抱住她的腰，高兴得说不出话，更提不起气力来“证实”。

昀樵温柔的环抱住他，要他看着她，拉起他的手置于腮边，“动手吧！”

雷举手缓缓将昀樵的面具取下，再动手拿下假发，深烙在心版上的那张俏丽亮眼的容颜毫无掩饰的呈现在他眼前

“昀樵……”雷低喃着，金眸深深看着，指尖微颤却轻柔地滑过她的粉颊，落到她颈背，将她揽入怀，心满意足地笑着，“昀樵……”

昀樵在他耳边低声呢喃着一句不太标准的德语，雷惊讶但狂喜的推开她，以便看清她的表情，察觉两朵红云飞上她的脸颊，他感觉胸口好象有什么东西爆开了，像烟火般灿烂，吞没了

他说话的能力。

“我知道不太标准，但是我才刚学，所以……你知道，年纪大了，就是会有记忆力衰竭的烦恼……”昀樵期艾的解释着，她今天跟清逸学了好久才将这句难念的德语学好，她不知道原来德语比法语难，或许是她太紧张了，学习的效果才会如此不彰。

雷点住她喋喋不休的唇，定定地望着她，好一会儿，才找到声音，“不，你说得好极了，是我太高兴才会一时忘了怎么说话……亲爱的，我也爱你。”

昀樵注意到他的爱语少了霸道，多了温柔，眼前不由得模糊了起来，“雷……”

“我爱你，我爱你。”雷轻吻着她的唇瓣，每烙下一吻就倾诉一次。

“你怎么这么肯定我会来？”昀樵找了个空档问出她一直纳闷的问题，难道他不怕她就这么逃走，不再见他吗？

雷微笑道：“因为我们昨晚有约定啊！”

“啊？！”昀樵愣了好一会儿才找得到话，“原来如此啊！”

语间的不情愿令雷闻言笑道：“其实我赌的是你对我的感情是不是有我对你的那么深，我想聪明如你，不会看不懂那首诗的含意才对。”

“要是我真的迟钝到看不明白呢？”昀樵挑眉。

“那我只好挑明白了跟你说啊！不过，我相信你不会那么笨才对。”雷半逗半认真的说。

昀樵睨他一眼，意思很明白，他都这么说了，她还能说什么？

雷微挑眉，问了个风马牛不相干，却是他最在意且一直放在心上的问题。“你会在意我心你两岁，跟你弟弟同年吗？”

“当然不会！”昀樵否认，她要是介意就不会允许自己的心绪被他牵动。

雷放心地笑了，未了，再寻求另一个确切的答案。“你真是爱我的吧？没有一丝勉强？不是因为我的霸道才……”

他的话在昀樵覆上的唇中逸失，昀樵环着他的脖子，“我从来不做勉强自己的事，爱上你就是爱上你，这种事哪里能勉强？”

雷嘲弄自己的痴愚，金眸样着浓烈深情，将她抱坐在腿上，笑出声，“你好轻。”

“不轻怎么飞得起来？”昀樵别有所指的眨眨右眼，璀璨的笑容好似置于光束下的琉璃。

“这是你的兴趣吗？”雷突然问起她的另一个职业。

“我觉得好玩，而且每当见到那些人将自己失而复得的珍宝捧着时的欣悦，我也跟着高兴起来。但因每件委托案的目的都不一样，我会过滤，我不想无意间成为别人谋利的工具，所以我不轻易出手。”昀樵坐至他身旁，“你不赞成我继续做下去？”

雷摇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会干涉你，我问你是因为我想了解，而非阻拦。”

“你真的很奇怪，我以为你会阻止我去做这种见不得光的事。”雷这种放任态度给了一直以为他很霸道的昀樵一个新体认。

“我没有权力剥夺你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中除了彼此，还有别的东西，如果我要求你的生命中只有我，那是不公平的。所以，除非你自己不想，我不会逼你。”雷爱怜地抚着昀樵的柔细颈项，“可以的话，下次你做生意时我也想去。”

昀樵惊奇的笑笑，应允他，“好啊！”她望向壁钟，指针指着十二点，“晚了，我明天要开业务会议，不早点睡不行。”

“我送你回去。”

事实上，他很想留昀樵下来过夜，他实在不太相信昀樵跟他是心意相通的。也许是因习惯于看透一切的他，在面对昀樵时没了这种优势，而昀樵又采取保持距离的态度，加上他们俩之间一直是他主动，是以雷会有这样的恐惧。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万一你出门，又发生意外怎么办？”昀樵打趣，牵着雷的手直到门口，似乎看出了雷的疑惧，她拉下他的颈子送上一吻。“别一副身在梦里的表情，我会心疼的。”

雷心里纵有再多的疑虑也消弭了。

他恋恋不舍的拥住昀樵，想她多留片刻，但为了她隔天早上的精神着想，只有放她离开。

“BYE！”

“打电话给我吧！”昀樵的眸光不肯离开雷，微笑道：“晚安。”

“晚安。”他站在门口直到再看不见昀樵的车子为止。

他回到屋内，满心的喜悦头一个想分享的竟然是他冷落已久的家人，不假思索的，他按下熟悉的号码，“喂？妈，是我……”

当身着湖水绿毛衣和牛仔裤，外套咖啡色短风衣，肩揸个旅行袋，正在戴耳环的昀樵下楼时，楼下客厅的清扬见状马上故意叹口气。

“老四，又跟谁出游啊？”

“除了雷还有谁？”昀樵先走到厨房倒杯牛奶递给清逸，才回答。

“二姊，你跟雷现在怎么样了？”清逸轻啜着牛奶笑问，其实不问也知道她和雷现在正在热恋。

但是一个星期七天当中的上班时间很少会看到雷出现在昀樵的办公室或者他们家。清逸目前充任昀樵的秘书，所以她很清楚，雷和昀樵从周一到周五约会的次数几乎是零，若有，也是讨论那件合作案的后续事宜，雷还打算过几天回德国。

起先她有点担心雷和昀樵是否出了什么问题。结果，昀樵的周末和过日假期全让雷无限期的预约了，他们谈恋爱竟然还能这么理智，工作和约会分得清清楚楚，真不容易。

“很好啊！他等一下要来接我出去。”昀樵坦白的回答。

清扬望着昀樵举手投足之间皆是风情，不禁暗笑，昀樵变了很多，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只会嚷着爱是什么的妹妹了。

“去哪儿啊？”清扬闲闲的问。

昀樵耸耸肩，表示她不知道。“对了，我过几天要和雷去德国实地勘查古堡改建的进度。力凯已经在回来的途中了，大概今晚到，我帮他弄好了他最喜欢吃的甜点，就放在烤箱里，你们可别偷吃哦！”

“不公平，二姊偏心！”清逸率先大喊，嘟起红唇的模样煞是可爱。

“嘿！我的意思是要你们在力凯到家以前别吃，等力凯回来，你们就可以一起吃啦。”昀樵告诫着，转向清扬，“听到了没，二哥？”

最该防的就是这个人前幕后两个样的二哥了，表面上他是人人称许的大律师，私底下他最会吃了，是个标准的馋鬼，一个不小心，东西被他吃光光，当人家问起时他还会若无其事的说他不知道。

清扬打个大大的呵欠，为能望而不能吃感到不快，“听到了，你的男人来了，还不快出去！”

话才说完，就闻得敲门声轻响，昀樵赶紧跑去开门，带雷进来，“你坐一下，我去拿东西。”

雷点点头，扬扬手中的袋子，朝清扬和清逸问候，“我带了甜点，你们有没有人要吃？”

清逸和清扬一听到甜点，精神为之一振，雷的出现刚好弥补了他们刚刚失落的心情，只见他们两个一把抢过雷手中的袋子，开始分食。

“雷，好姊夫，你实在是太好了。”清逸谄媚的阿谀着。

雷为之失笑，他不知道简单的甜点就可以收买人心。

“清逸，你把我的话抢走了。”清扬笑着责怪清逸，再起身握住雷的手，似真似假的说：

“雷，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你了，你应该配更好的人才对，我们家昀樵配不上你，光是吃这一点，你就比她好讲话多了……”

“二哥！”提着个篮子的昀樵插入清扬和雷中间，挡住雷，以免他被清扬洗脑，“雷，你别听他乱说，我们走。”

说完，她拉了雷就走，被她拉着的雷在接收到清扬的眸光时笑了出来，一直到坐上车子才在昀樵警告的眼神下停歇。

“今天去哪儿？”

“我们去一个朋友家，有样东西要给你看。”雷发动车子，轻笑道：“他们很好玩。”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把你当成一家人了，不然，你也看不到他们这么幼稚的行为。”昀樵将篮子和旅行袋放在后座，一回座就被雷环住腰，覆上她的唇瓣，两人缠绵了好一会儿才彼此互拥。

“你呢？你有将我当成你的家人吗？”雷舔着她的耳垂问。

昀樵低吟一声，回吻他的下颚，唇瓣绽出一朵笑容，“当然。”

雷低吼一声，爱恋的亲吻她耳后柔软的地方，弄得昀樵身子一颤，一声呻吟逸出，雷赶紧在停不下来之前拉开昀樵，他可不想在车内就要了昀樵。

“我们走吧！”他踩下油门，金眸专注的盯着前方路况。

一旁的昀樵轻咬下唇，抑住威胁着出口的笑声，为他的体贴感到窝心。

车子在一幢两层楼的洋房前停下来。

“东西放着便行，一会儿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雷拉回正往后座去的昀樵，笑道。

“哦。”

两人一同下车，迎接他们的是一名棕发棕眸，年约五十的男子，昀樵认出他是珠宝商比尔·威尔，同时亦记起这幢房子她在三年前曾经造访过。

比尔·威尔和雷拥抱了下，“这么久没来！”

“没办法啊！不想连累您老人家。”从雷熟稔的态度，昀樵明瞭他和比尔·威尔有很深的交情。

“这位是？”比尔发现站在雷身旁的昀樵，连忙仔细的打量她，问着雷。

雷揽着昀樵的肩，亲密的笑着，不语，态度很明白的指出昀樵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比尔点点头，“小子，眼光好！”

“昀樵·风。”昀樵用手肘撞下雷的腰，伸手。

“比尔·威尔，这小子的忘年之交。我跟他认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他带女孩子来呢！进来吧，外头冷得很。”比尔轻握下昀樵的手，热情的领着他们进屋。

“‘蓝月之舞’还好吧？”雷让昀樵坐在单人沙发上，自己则靠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在比尔送上热咖啡时，不经意的问。

昀樵眸带疑惑的望向轻啜咖啡的雷，不明白他的用意。

雷给了昀樵一个安抚的笑容，金眸流转着暖意。

“很好啊！珠宝啊，只要没被偷就是好。”比尔爽朗的笑着，突然想到什么似的直盯着昀樵看，再望向雷，讶然的问：“莫非……”

“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带她来的用意吗？”雷含笑反问，与比尔相触的眸光有些秘密。

昀樵不感兴趣的喝着咖啡，欣赏着客厅的摆设。

比尔恍然大悟的拍拍额头，“我知道，只是一时忘记了，早在你破例带她来时我就该想到了！”他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走吧！”

雷轻拍昀樵的肩，示意她一起走，昀樵没有异议的起身，跟着比尔走。

比尔领着雷和昀樵来到二楼的其中一个房间，打开开关，昏暗的房间中央即亮起，灯光照耀着一座玻璃柜，躺于其中的，已非三年前那颗大的蓝星石原矿，而是一组蓝星石钻饰，由耳环、项链、手环、戒指组合而成，在灯光的照射之下折射着光芒。

比尔上前取出它们，将它们交给雷，雷拿出戒指往昀樵中指试套，看刚刚好，跟着拔下来，放回首饰盒，满意的说：“比尔，你真的很厉害。”

昀樵凝望着雷，黝黑瞳眸有着疑问，“‘蓝月之舞’，该不会就是你家的祖传蓝星石吧？”

雷颌首，赞赏着，“昀樵好聪明哦！”

“你……”昀樵兀自笑了起来，真不知该称赞雷好呢？还是……原来比尔·威尔的蓝月之舞真正的所有人是雷，他竟然将它放在比尔家中长达数年之久，难怪外界一直以为这颗蓝星石是比尔的，当然也包括乔治·格斯。“你真的很聪明。”

“谢谢夸奖。”雷微笑着接受昀樵的赞美。“比尔，接下来的事，就麻烦你了。”

“小俩口去玩吧！我会办得妥妥当当的。”比尔目送他们离去。

“你拿它做什么？”昀樵好奇的问。

“用来引一个人现身，这个人，你也认识，这次正好乘机帮你报仇。”雷这么说，昀樵就知道是谁了。

“你不准动手。”昀樵约法三章，报仇的事要自己来才有意思。

“必要的时候。”雷讨价还价，他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昀樵一个人和七瀚星斗。

“好吧。”昀樵让步，“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雷神秘一笑，“到了你就知道，那儿很漂亮，不过有点杀风景的是我们这次必须利用一点时间掌握七瀚星，我要搜集证据。”

“怎么？你总算放弃跟你叔叔玩捉迷藏了吗？”昀樵讽问。

“我不能让我未来的妻子受到任何一丝伤害。”所以他必须清除他身旁的危机。

昀樵眸波一柔，顾不得雷还在开车，搂住他的脖子就是一记绵长的热吻，惹得雷心痒难耐，无法专心开车之时，她又突然抽身，望着车窗外一幕幕快速后退的风景。

雷也不甘示弱的趁着红灯之时，吻住昀樵微噙的红唇，她惊呼一声，转头面对雷，只见雷轻扬嘴角，唇际扯出一个完美的弧线，金眸盈满邪气，在昀樵未反应之前踩足油门，绝尘而去。

诗之翻译：

我绝不承认两颗真心的结合
会有任何障碍；爱算不得真爱，
若是一看见人家改变便转舵，
或是一看见人家转弯便离开。
哦，不！爱是亘古长明的塔灯，
傲视暴风狂雨却不为动摇；
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恒星，
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
尽管红唇朱颜难免遭受时光的毒手；
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
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
我这话若说错，或被证明不实，
就算我没写诗，也没人真爱过。

09

阳光，透过纱帘轻洒向靠窗的置物柜，置物柜旁的化妆台，越过化妆台照亮了一半的门板及一半的衣柜，离衣柜不远约莫两步距离的床头柜，紧靠着床头柜的床和床上熟睡的雷。

雷因阳光斜射进屋内而醒来，金眸略张以抵挡阳光的入侵，最后干脆翻身背对窗户，却马上清醒过来，昀樵呢？他惊吓的起身环视房内，同样没有他要找的！

他白着一张脸立刻下床冲出去，客厅没有，但是厨房有声响，他怀着紧绷的心情上前观望，当他见着正在餐桌旁摆放盛有牛奶的杯子的昀樵时，一颗失落的心才恢复跳动。

“怎么不多睡会儿？”昀樵注意到站在厨房门口，一头乱发看来格外性感的雷，微笑道。

昨晚他们到的时候已是隔天星期六的凌晨，雷累得头一沾枕就睡，她反倒因为在车子里就睡饱了而很晚才入睡，早上醒来时见他还在睡，就没有叫醒他，自己一个人探险。

雷稚气的红了脸，“我以为你走了。”

昀樵为此而笑，心为此而紧缩，她上前抱住雷，“我那么让你不能信任吗？”

雷回抱住昀樵，吸取她身子的清香，“对不起，是我对自己没信心。我无法让你离开我。”

昀樵指指他的心，再指指自己的心，“我的心都给你了，能到哪儿去？”

雷这才重展笑颜，越过她望向餐桌，“看了教人肚子忍不住叫了起来。”

“去梳洗梳洗，准备吃早餐。”昀樵拍拍他的上臂，命令道。

“嗯。”雷点点头，上楼去，不一会儿，已一身清爽的入座。

餐桌上只摆了三个盘子，两个杯子，一个盘子里盛的是烤得香脆的土司，另两个盘子装的是火腿片跟荷包蛋，加上牛奶，虽然平常，可是看来令人食指大动。

雷只花了一下的时间，便扫清了土司和盘里的食物，美味得让他赞不绝口，他没想到昀樵有这么好的手艺，平常的食物经过她一煮，好象都加了什么特别佐料一样，令人回味无穷，像上次她带给他吃的柠檬派，他现在有时候还会梦到。

“走吧！”雷起身绕过桌子拉起昀樵。

“去哪儿？”昀樵任他拉着。

“咱们千辛万苦来到这儿，该不会只将时间消磨在木屋里头吧？万一过几天下雪了，就看

不到美丽的景色了。”雷带着昀樵出门，两人来到一棵大树下坐着。

“你似乎特别高兴。”昀樵欣见雷孩子般无防备的笑颜。

“我喜欢无拘无束又刺激的生活，但我现在的情况不容许我太放纵自己，既然有机会，我当然要死命的利用啊！”雷顽皮地眨眨眼，躺在昀樵曲起的腿上，仰望天空。

昀樵不再问下去，只是温柔地抚着他柔软的金发，两人一径享受着这亲密而静谧的相伴。

一声轻得不能再轻的开窗声伴随着冰冷的空气飘散在房内，来人在下一瞬间关闭了窗户，室内又恢复原本的温暖，他偷觑眼床上互拥而眠的男女，见他们仍然睡着才安下心四处找寻他要的东西。

约莫十分钟后，他终于在衣柜底层翻出一个正方形的宝蓝绒首饰盒，他将之打开，确认里头的首饰为“蓝月之舞”后合上，带着满意的笑容，正欲起身时，一记利器划破空气的声音迅速传来，他闪躲的动作不够快，箭直射过来勾住他的衣服，他被箭拉着往后撞，箭镶入墙壁时，他人也跟着撞上墙壁，撞得他眼冒金星，等他看清攻击他的武器为何时，房内灯光已然大亮。

他眯起眼来花了一点时间适应突至的光亮，他望向床，赫然发现原本应该熟睡的两人竟都已起身，昀樵手中环握着射出箭的弓，唇角隐现着一抹令人不解的笑意，而雷则坐在昀樵身旁，金眸冷瞪着他。

“七濂星，你真笨。”昀樵再架上一只箭，拉满弓，瞄准他。

“你们……”七濂星没想到他竟然被他们设计了！

今天他从报上得知雷·洛斯和风昀樵这对恋人公开恋情，而且雷·洛斯还将家传的蓝星石切割成一组钻饰准备送给风昀樵当作他们的结婚礼物，还说目前他们俩正在新泽西州某处的森林小屋度假，他马上查出他们的所在地，连夜就赶来要偷蓝月之舞，却未曾料到这竟是一个骗局。

“你难道不曾想过这是一个骗局吗？”雷起身拿走他手上的首饰盒，金眸冷睨着他，非常想代昀樵赏他一刀。

七濂星拔下吊着他的衣服的箭，下一刻，昀樵又射出一箭，正中他略张的指缝，他轻轻一动手，手便去划到磨得锋利的箭头，留下一道血痕，他大惊失色，说不出半句话来。

“我劝你不要乱动。”昀樵笑着警告他，虽是笑着，且这笑十分的甜美，但七濂星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

“我只是在做生意，有人要我偷走它，如此而已。”他强自镇定的吞口口水，看得出来雷讨厌他，那双特殊的金眸一直不曾离过他，眸里的憎恶也一直未减，而昀樵则完全看不出她在想什么，黝黑不见底的深幽眸子没有明显的情绪，唇畔的甜柔笑意令他克制不住泉涌而出的恐惧，他怕自己会死在她精湛的箭术和明媚的笑容下。

他记得他没有任何地方得罪过他们，除了他要偷蓝月之舞外。

“七濂星，你记不记得前些日子你潜入雷的家中，伤了另一名女子啊？”昀樵轻声问，就算要七濂星受罚，她也要他明白自己是败在谁的手下。

“啊！难不成你就是……”七濂星的话语被迎面而来的箭消了音，他连忙头一偏，箭锋正好划过他的脸，留下一道纪念品。

“你这种卑鄙的行径实在称不上是咱们这一行的菁英啊！”昀樵摇摇头，惋惜着，“你的飞刀不是很厉害吗？怎么不便一手来瞧瞧呢？”她边说边架箭拉弓，“难道你的飞刀绝技只有在对付没有武器的人时才有效用吗？”

“别射！别射！”七濂星不是逃不过，但是他被昀樵的气势吓得软了手脚，他发现她隐于笑意后头的杀机十分旺盛，搞不好一个不小心，他便会成为她的箭下亡魂。

“哼！”雷轻哼一声，嘲讽的意味非常浓厚。

昀樵看他畏首畏尾的模样便收起弓箭，肩伤刚好的她，不适宜太过运动肩部。雷乘机拿出手铐将七濂星跟沉重的床脚铐在一起，同时狠揍他腹部一拳，让他痛得无法使出气力。

“你跟买主都用什么方式联络？”雷问。

“E-MAIL跟电话……”七濂星强忍着痛苦回答。

雷闻言丢给他一只行动电话，按下电话录音的功能，“打电话给买主，跟他说东西到手了。”

七濂星看眼雷，不明白他有什么用意，但仍乖乖的打电话，以免遭受更“好”的待遇。

“喂！”买主的口气不是很好。

“是我，货已经到手了。”七濂星有气无力的说。

乔治·洛斯一听喜上眉梢的笑出声，“太好了！七濂星，你做得太好了！”

“什么时候交货？”七濂星在雷的示意下问话。

“三天后，你来德国后打电话给我，我再跟你约时间。”

“好。”七濂星完成任务，将电话还给雷。

雷试了刚刚录下的对话，满意的点头，“谢啦！”说完，一记右勾拳让七濂星陷入沉睡中。

“这样还不足以当作你叔叔要杀你的明确证据吧！”昀樵踢踢昏倒的七濂星，解开手铐，问道。

“嗯，接下来就要引蛇出洞。”雷脱下外套披在只穿着单薄睡衣的昀樵身上。

“哦？”昀樵没有多大的好奇，她跟着雷一起拖着七濂星到屋外去，找到他的车子把他送上车，再将他和方向盘铐在一起，拿走车钥匙和手铐钥匙串在一起，放在离车子几步远的地方。

雷好笑的望着昀樵的恶作剧，“你真要这样做？”

“当然。”昀樵拿出笔来在七濂星脸上做文章，先写了个大大的蠢蛋，再在旁边画只猪，她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可爱吧？”

她指指她画的那只小猪，问雷。

雷笑着点头，见到七濂星这模样，他笑都来不及了，哪儿来的力气说话。好不容易止住笑，他正经八百的说：“提醒我下次不要惹怒你。”

“为什么？”昀樵眨眨美目，偎着雷温暖的身躯，两人一同进屋。

“否则你心血来潮在我脸上画只小猪怎么办？要是我隔天还得上班，岂不是成为别人的笑柄？”雷一脸小生怕怕的表情，逗得昀樵开怀大笑。

“放心，我不会画小猪的。”昀樵觑眼雷放心的吁口气，诡异的笑道：“我会画小狗。”

“那我就画一只小母狗在你脸上，昭告大家我们是夫妻。”雷轻点她微启的红唇。

“我可不跟你做狗夫妻。”昀樵顽皮的做个鬼脸，挣脱雷往楼上跑去。

雷也跟了上来，从背后抱住她，将她抱离地面，雨点般的吻落至她敏感的颈项及耳后的细腻肌肤。

昀樵酥软地往后仰首，轻靠在雷的肩膀上，头一偏，四片唇瓣胶合，唇齿相依，呻吟声被彼此的吻吞合，欲望，似火焚烧。

雷扳过她的身子，两人一同跌上床，金眸对上黑瞳，眸里有着问号，昀樵拉下他的脖子，送上自己的唇，得到响应的雷轻轻拉过被毯，覆住他俩……

屋外，雪花一片片悄悄地飘下，像是银白色的呢喃 爱你……

德国

雷含笑凝望着坐在身旁轻念刚才在机上恶补的问候语的昀樵，伸手搭上她的肩，安抚道：“没有必要那么紧张，我爸妈他们是我好就好。”

昀樵瞟他一眼，“就是这样才要紧张，因为他们会碍于你而不表现出对我的真实感觉。”

“你只要在意我就行了，管别人做什么？”雷不悦的拧起眉，金眸中净是不满。

昀樵斜瞪雷，嘟起唇，“还说！都是因为你冷血到极点，我才要这样辛苦的为你建立我的形象！要是你亲切可爱一点，我就不必这么紧张了！你现在还在那儿不满什么？”

雷哈哈大笑，不以为忤的拉过昀樵的手环住自己的颈子，连忙陪不是，“是是是，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哼！”昀樵冷哼，不领情，不一会儿，她又开始练习对话，雷见状不禁拥紧她，抬起她的下巴，堵住她的唇，不让她再练习下去，从未见过昀樵这般失控过，这样让他好心疼。

充当司机的柯达从后照镜见到雷和昀樵两人接吻的画面，微微一笑，按下钮升起隔板，给他们一个私人空间，他将车子驶上私家道路不久，一幢白色的洋房即映入眼帘，镂空铁门自动打开，柯达将车子驶到大门口。

雷和昀樵同时下车，一道绿色的身影冲出来抱住昀樵，“昀樵姊姊！”

是贝儿。

昀樵及时止住反射性后退的脚步，认出眼前的人是贝儿后也拥住她。“嗨！贝儿，你好

吗？”

“好极了！”贝儿霸住昀樵，挽着她往里头走去。

被遗忘的雷赶上她们，将昀樵抢回来抱个满怀，敌意甚深的瞪眼贝儿，岂料，贝儿不但不怕，还回他一个大大的鬼脸，雷的金眸危险的眯起，盛着怒意。

“雷，你回来了。”伊克·洛斯的出现及时挽救了一场兄妹闹墙的好戏。

他老远就发现了被雷紧抱在怀的昀樵，“雷，她就是昀樵吧？”

他仔细的打量昀樵，欣赏的颌首，她和雷站在一起很相配，而且，光是她能让雷护得这么紧，只差没在她身上贴上闲人勿近的招牌的能耐，他就非常认同昀樵。

“对。爸，你看哥啦，丢脸死了！”贝儿乘机告状。

雷不在意的挑眉，反正现在抱着昀樵的是他就好了。

昀樵一听贝儿唤伊克“爸”，急忙挣开雷的束缚，朝伊克微笑，“您好，我是昀樵·风。”

“昀樵，你说英语没关系，我们都听得懂。”伊克对昀樵落落大方的表现更加赞赏了。

“昀樵姊姊，你去看过克勒古堡了吗？”贝儿不怕死的又黏上昀樵，反正现在的雷要是发脾气，躲到昀樵背后就一切安啦！

“我和雷先去看进度才来的。”昀樵摸摸她的头发，笑道：“真的很美。”

雷从贝儿和昀樵中间强行插入，“小姐，要黏麻烦你去黏别人，昀樵已经名花有主了。”

“雷。”昀樵轻唤一声。

雷不情不愿的瞪眼贝儿，不再说话，但仍横隔在她们俩中间。伊克见状，不禁掩不住讶异的微张嘴，但随即恢复正常。

“你母亲和你爷爷在起居室等你们，走吧！”伊克领着雷和昀樵来到起居室。

起居室是柔和的黄色，有典雅的长椅和茶几，鹅黄色的纱帘随着风的吹拂而扬起，午后阳光投射在室内，让人有种梦幻的错觉。

起居室内坐着三个人，唯一的一名女性应该是雷的母亲罗丝·贝克没错；坐在左侧的男子跟伊克差不多几岁，但感觉上没有伊克来得斯文，眼神也没有伊克那么清澈，他应该就是一直想害雷的叔叔，乔治·洛斯。

昀樵的视线落到坐在正中间，眼眸的颜色跟雷一样是金色的，年近七旬的威严老者，这大概就是雷的祖父，大卫·洛斯，发觉到乔治和大卫的视线皆尖锐的注视着自己，昀樵没有回避的回视，唇角浅扬，勾勒出一道美丽的弧形。

乔治哼的一声别过脸去。大卫讶异的扬眉，但随即露出笑容，不错，不错，不是个会轻易屈服的女子，不啻是风屋家族的成员，尤其是那双灵活澄澈的眸子，更是吸引人。

这一段暗潮汹涌看在明眼人眼里不禁松口气。

“爷爷，妈，叔叔。”雷淡淡的问候，但此举已让在座三人惊讶不已。

雷这孩子以前从不曾做过这事啊！这是他们共同的想法，但心情互异，大卫和萝丝十分欣悦于雷的转变，乔治也是，不过，他想到的却是雷终于也有弱点了，这个弱点长得标致动人，也难怪雷会动心了！

“这是我的未婚妻，昀樵·风。”这样的介绍隐含着 he 娶定昀樵，其它人反对都是无效之意。

“昀樵，我这样叫你，你不会介意吧？”萝丝上前握住昀樵的手，看看儿子再看看昀樵，满意的直点头，“你不必客气，当这儿是自己家，飞了那么久，累了吧？我带你去你的房间。贝儿，一起来。我从一得知雷要带你回来时就开始准备你的房间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萝丝拉着昀樵直往外走，昀樵朝室内的几人点下头后，便任由萝丝拉，贝儿跟在后头。雷本想拉回昀樵，但是见乔治在场，虽然早料到乔治会将昀樵列入打击他的名单内，但他还不想表现得太过明显。

“雷，你妈不会吃了你的未婚妻的。”乔治冷看着雷难得一见的痴态。

雷那双金眸扫了眼乔治，姿态高雅的在他对面落坐，优闲的交叠起双腿。

“乔治叔叔，你离我们上一次见面时又老了很多，是不是常生气？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他淡淡的笑道，但乔治却被他轻描淡写的语气激得发怒，他握紧拳，眼光一冷，才想反击之时，大卫插话进来。

“乔治，雷。”他低唤着对峙的叔侄俩。

乔治瞪眼雷，放弃与雷对垒；雷则始终保持微笑，状似专注的理着西装的袖口。

大卫见纷争平息才转向孙子，“雷，什么时候和风小姐结婚？”

“爷爷，昀樵已经是我的未婚妻，没必要这么生疏地叫她风小姐。”雷坦白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要他的家人都接受昀樵是为了昀樵，他本人则不管他们接不接受，非昀樵不娶，但见昀樵因自己和家人的不亲近而紧张，不是他愿意的事。

大卫莫可奈何的更正称呼，他有时真拿这个孙子不知该如何才好。“你和昀樵什么时候结婚？”

雷若有似无的瞥眼乔治，“等妨碍我的一切都解决之后。”

乔治闻言打了个冷颤，他要解决他？

大卫显然也意识到雷所说的妨碍为何，“雷，不要太过火。”

一个是孙子，一个是儿子，见他们互相对敌他心里也不好过。

“我尽量。”雷说完，头也不回的起身离开起居室，他要去看看他母亲和贝儿把昀樵怎么了。

“雷，你妈为了你和昀樵办了个宴会，时间是后天晚上。”伊克赶在雷出起居室之前告诉他这件事，雷没有反应，他轻叹口气，回头望眼父亲，再看向弟弟。“有必要这样吗？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执着？”

“你当然没必要，因为他是你的儿子。以前，我至少还颇可怜你，因为你的儿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动物；但是现在我绝不放弃，因为你的儿子变了，我不会让你称心享受天伦之乐的！”乔治冷笑一声，跟着离开，在手握上门把时，他微偏过头，掷下一句话，“这世界不是所有的事都能称你心意的。”

伊克一直都知道乔治很愤世嫉俗，尤其是对他，以前没有阻止乔治对雷的行动是因为只有这样，雷才会留在洛斯企业，可是现在……

“伊克，让他去吧！我相信雷会处理得很好。”大卫为自己年轻时所犯下的错误以致造成现在的景况感到歉疚，他一直是想培养乔治做为企业接班人的，但是他发现乔治的性格过于偏激且容易扭曲事情，所以他才把希望放在雷身上的啊！

“我希望。”伊克不抱希望的给父亲一个笑容，刚刚雷说的话里有很重的威胁意味，他不知道乔治听出来没有，乔治要是敢动昀樵一根寒毛，雷可能会不顾叔侄关系放手去做，惹怒了雷，代价可是难以计量。

昀樵的房间就在雷的房间隔壁，当他进房时，房内只有昀樵一人，她躺在床上，看来正在小憩，他刻意放轻脚步，没想到昀樵像有感应似的抬首，两人的视线对个正着。

“怎么不好好休息一下？”雷坐上床沿，低首注视昀樵慵懒的娇态。

“你的脚步声还不够轻，哪躲得过我这个神偷的法耳？”昀樵懒懒的眨眨眼，打了个小小的呵欠，手抚上雷的，微笑道：“你的眼睛告诉我有事。”

雷笑了笑，学着昀樵的语气，“看来我的掩饰不够好，逃不过你的法眼。”

“知道就好，说吧！”说完，昀樵戏剧性的挖挖耳朵，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雷将她纳入怀中，脸埋在她的颈窝，片刻才道：“我担心叔叔对你不利，你是我唯一的弱点，他知道，大家都知道，他一定会捉着你不放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感觉，我觉得好不安，怎么办？”

雷在害怕，因为她而害怕，昀樵的心不由自主的绞紧，回抱住他，在他耳边低喃：“放心，我有能力自保的，我二哥常笑说要是有人绑架了我，一定是那个人不长眼，自讨苦吃。而且我爱你啊！我都还没嫁你，也没听到你说要娶我，基于这个理由，我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的！”

这一番歪理听在雷耳里真不知该笑还是该生气，他捧着昀樵的脸，额碰额、眼对眼，他竟忘了昀樵的身手好到连他也自叹弗如，但他仍是不由自主的为她担心，他不要她受到任何伤害啊！

“我爱你，嫁给我，好不好？”雷轻问，金眸凝盼。

“好，”昀樵攀住他的颈子，试图转移他的忧心，“你知道吗？”

“什么？”雷爱恋地抚着她的发。

“我一直觉得你看人都很专注，好象要把人看透一样，刚刚跟你认识的时候，很不习惯，所以经常避开你的眼神。”

“那是因为我十三岁的时候出过一场意外，造成我罹患暂时性耳聋两个月之久，从此之后，我变成要对上人的眼睛才说得出口。长大后，虽然情况改善了很多，但不知为何，一见着

你这个情况竟然复发。”

昀樵吃惊的抱住他，心悸不已，虽然已过了十四年，她仍是为他感到心痛，“对不起，我不知道……”

“为什么道歉？”雷温柔地抬起她的下巴，水波般的金眸似要淹没昀樵，“没有必要的。”

他拭去昀樵的泪，倾注满心爱恋地覆上自己的唇。

10

欢迎晚宴如期在昀樵和雷抵达后两天举行。

“听说今晚的宴会看得到雷·洛斯的未婚妻耶！”

“没想到他那种人也有人爱。”

“人家说不定是为了他的钱啊！”

“可是我听说，雷·洛斯的新娘是美国排名前五十大企业中的佼佼者风氏企业的总裁，要说钱，洛斯企业虽然比较多，可是风氏也没穷到要为了钱去攀洛斯企业啊！”

“那她该不会是老姑婆一个吧？她不是比雷·洛斯大两岁？”

“雷·洛斯才二十七岁，她大他两岁不过是二十九岁，应该还不至于是什么老姑婆……”

现场的骚动平息了，因为主办人大卫、伊克和萝丝已经现身，贝儿紧接着出现，一袭黑色晚装紧裹着她姣好的身材，金发盘起，没有男伴跟在身旁的她是今晚众男士目光的焦点。

最后出现的是今晚最主要的男女主角，雷和……众人引领企盼，却只见他一人步下楼梯，身旁空无一人，但下一刻，一名身着白色低胸无肩带的紧身美人鱼晚装，短发的东方美人即出现在大家面前，雷等在楼梯底部朝她伸出手，美人缓缓步下阶梯，她身上没有多余的赘饰，但光芒四射，耳上是垂泪形的蓝晶石耳环，优美的颈项环着一条蓝晶石炼，戴着手套的皓腕有条精致的蓝晶石手链，而右手的无名指上有个蓝晶石戒，这就是蓝月之舞钻饰组，衬着白色晚装使得它更加光彩耀人，难得的是美人并未被蓝晶石抢了光彩，反而使蓝晶石成为衬托她的配角。

昀樵将手置于雷伸出的掌中，两人深情凝望一笑。

“瞧，我说这样有效吧？比你直接带我出场还要有震撼力。”昀樵就是要将这些人的印象完全扭转才会这样做。

“是，我估计错误可以吧？”雷认输，刚刚他们还在为昀樵怎么出场、怎么介绍而伤脑筋，结果昀樵的方法果然引起预料中的效果。

他小心地扶着地步下剩余的阶梯，低语着：“你好美。”

昀樵回以一笑，“你也好俊。”

晚宴就在洛斯家的人到齐后正式开始，乔治站在角落，恨恨的盯着雷和昀樵两人浓情蜜意的模样，哼！雷这小子凭什么得到一切？

他要他痛不欲生！乔治阴恻恻的笑了起来，不久了，这个日子不远了……

“每次你一出现在他眼前，他就是这么一副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的表情吗？”昀樵和雷找了个位置坐下，昀樵眼角瞄了瞄乔治，他正用恨不得可以散发激光束以致他们死的眼光狠瞪他们。

雷连眼角都不屑瞄，“他看他的，我们说我们的，若是他想丢脸大可过来。”

“你就是这样。”昀樵抬眼望着站在她面前以杜绝别人的目光注视她的雷，“不冷不热，别人才会生气。”

雷笑了笑，柔声道：“我就是这样啊！而且，你不觉得我改变很多了吗？至少在我爸妈和贝儿面前我不会再漠不关心。”

“是啊，是啊！真该颁座奖杯给你以兹鼓励。”昀樵没好气的摇摇头。

“如果你真要这么做的话，我建议折现。”雷还若有其事的建议。

“哦？”昀樵看出了金眸的企图，魅惑她笑问：“怎么个折现法啊？”

“就是……”雷俯下头去覆上她可人的红唇，伸出舌舔吻，在她有响应时，再及时煞车，吮了了然地拉下他的头，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吻。

“我巴不得能早点娶你。”雷抱起昀樵的腰，让她坐到自己腿上，意犹未尽的抱着她。

“多早？”昀樵的眸光状似无意的飘到乔治身上，发现他正恶毒的直盯着他们俩瞧，当下心里有个底。

“当然是愈早愈好。你说，你父母会不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雷知道风入院的人散居各地，目前他只见过三个，但其它人等婚礼的时候一定可以看到，他最纳闷的就是他们的父母近几年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外传他们隐居起来，只有风入院的人知道其去处。

“当然不会，我大哥、大姊、小妹结婚的时候也没有通知他们啊！”昀樵习以为常的耸耸肩，“他们现在快活得很，等我们结婚后再去找他们拜会就好了。”

“哦！”雷像个乖学生一样的点点头，“那我们明天就结婚好不好呢？”

“随便，不过我唯一的要求是，我的家人必需全员到齐。”昀樵唇边有促狭的笑意，“你去通知。”

“为什么？”雷有种不好的凉意。

“训练你的胆量啊！”昀樵眸里恶作剧的光彩耀人。

“通知就通知。”雷不认输的答允，两人视线交会，同时一笑，深情拥吻。

两人若无旁人的亲热举动任谁也不敢去打搅，只好当作没看到。

“能陪哥哥这样玩的，也只有昀樵姊姊了。”贝儿低语。

“是啊！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是活在别人看法下的人。”柯达的声音在贝儿身旁响起。

贝儿看了眼柯达，没有意见的让他留下，她刚刚才用老哥那种置之不理的招式驱走不少惹人厌的人。

“所以我不得不承认，人生在世都是有自己的归属的。”

“贝儿小姐，你今天跟平常不太一样哦！”柯达若有所思的低头看贝儿。

“看起来比较老是吧？”她很怀疑这个不怕她的保镖会吐出什么好话，尤其他又跟雷相处了三年，一定学了不少花招。

“不是看起来，感觉起来就是比你实际年龄还成熟。”柯达纠正道，惹得贝儿狠狠的瞪了眼，可恶！她都这么暗示他了，他是不是笨蛋啊！竟然还接得这么顺口。

“谢谢夸奖。”贝儿咬牙切齿的挤出个笑容道谢。

“哎呀！你想骂就骂，干嘛这么隐藏你的情绪？小心得内伤。”柯达还看不出贝儿已濒临爆发边缘。

“柯达……”贝儿沉声叫唤，这下柯达再迟钝，也不可能没听见她语间的火气。

当下，他找了个借口赶紧逃离暴风圈，留给下一个人承受贝儿的怒气。

晚宴结束后，昀樵只身一人回到房内，卸下一身束缚，换上轻便的服装，拿起卸妆棉开始在脸上进行卸妆的工作，唇角隐含着一丝浅笑，想必是想起了雷。

忽地，房内一睹，她不动声色的低叫一声：“怎么停电了呢？”

她佯装找寻电灯开关，忽然有阵恶心的味道传入鼻息，她失去了意识，瘫软在来人怀里。

来人见状满意一笑，背起昀樵即往外走，忽略了原本应该昏迷的昀樵又张开眼，眸里一闪而逝的精光。

“昀樵，我全通知完了。”雷敲敲门，在门外道，却没有响应，难不成昀樵已经睡着了？他微笑地转动门把，轻悄地进入房内，可是……

雷不敢置信的盯着空无一人的房间，除了床上那件白色晚装之外，房间几乎没什么改变，然而，最重要的那个人不见了！

“该死！”雷大声诅咒，一定是乔治！一定是他！

原来他的暗示不够明显，还不足以让乔治叔叔打退堂鼓，噢！他该知道纵使如此，他还是会用昀樵来威胁他的。虽然他不必为昀樵担心，可是他仍放心不下啊！

他沮丧的坐在床边，双手抱头，开始过滤乔治可能的去处，因为乔治与他们同住，雷一家人住在东侧，而乔治一家人则居于西侧，整个洛斯家不大，可是要藏一个人也很容易。

他拚命要自己冷静，拚命压抑想找乔治算帐的冲动，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只会打草惊蛇，他安慰自己哟樵应付得来，现在他所能做的就是积极的寻找哟樵，让乔治早一点现身跟他谈判。

“哟樵姊姊？”贝儿经过哟樵的房间见房门没关好，进来一探究竟，结果只看到雷一个人孤单的坐在床上。“大哥，哟樵姊姊呢？”

“哟樵不见了。”雷闷声回答，试图平息陡升的怒气。

“不见了？噢，不会吧！乔治叔叔不会真这样做了吧？”贝儿惊叫，她以为乔治会怕他害雷受伤的事传开而不敢轻举妄动，没想到雷才回来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拿雷最重视的哟樵开刀。

“除了他还有谁？”雷深呼吸口气，“现在不要跟我说话，我想杀人。”

言下之意就是可能会牵怒到贝儿身上。

贝儿倒吸口气，“我去找柯达来。”

“等等！”雷唤住转身欲走的贝儿，“别让其它人知道。”

“嗯。”贝儿应允，拉开门离去。

哟樵安稳的睡了一个好觉，醒来时大约是下午，她动动僵硬的颈子，发觉她的手脚皆被绳子绑着，再环视她的“囚房”，正对着她的一大片落地窗上了锁，她被放在一张大床上，看来绑架她的人想得挺周到的，还给她一件御寒的毯子，房内除了这张大床和那扇落地窗外，没有其它的东西，连时钟也没有，可能是不想让她得知时间的变化吧！

“你一点危机意识也没有。”乔治蒙着脸抱着个纸袋进房，见哟樵态度优闲的打量着房间，一点被绑架该有的恐惧感也没有。

“我该有吗？”哟樵见乔治可笑的伪装，捧场的轻笑。

乔治有种被当作白痴的不悦感，“笑什么？”

他粗手粗脚的把面包丢给哟樵，凶恶的瞪她一眼，“不准笑！”

哟樵虽然止住笑，但上扬的唇角却给乔治她正在看猴戏的感觉，他开始有点后悔绑架哟樵了，她根本和雷是同一类的人，不论如何的施予打压，始终都是一副无关紧要的模样，他现在开始明白“物以类聚”这句真言不假。

“唉！我想你还是拿下那可笑的蒙面巾吧，否则我可不保证我不会继续笑下去，乔治叔叔。”

哟樵满意的看着乔治的脸色大变，他自以为伪装得很好吗？那她真是不解风情呵！

“你……”乔治稳下被哟樵挑起的浮躁，“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

“人质？还是肉票？”哟樵反问，双手摊开，状似无奈的耸耸肩。

“你……你什么时候……”乔治一见她得到自由的双手不由得大惊失色。

“什么什么时候？”哟樵眨眨眸子，一脸无辜。

“绳子什么时候……”乔治有点恍惚的隐去话尾，因为哟樵拉开毯子下床，同样的，她脚上的绳子也已松开。

“哦，您是说绳子啊！”哟樵“恍然大悟”，谦虚地道：“也没什么啦！我只是这样动了动，它就自己松开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耶。”

“你是谁？！”乔治大吼，无法克制恐惧流窜，为什么哟樵的笑脸让他联想到死神？他犯了什么错误？

“雷的未婚妻啊。”哟樵露出天使般的微笑，“乔治叔叔，您真是贵人多忘事。”

“你……你不要过来！”乔治惧怕的往后退，一边喝止哟樵走上前。

“我真不懂。”哟樵优雅地坐在床沿，盯着有点失去理智的乔治，“为什么你那么处心机虑的要雷死？难道洛斯企业的总裁这个位置值得你这样不择手段？”

处于无防备状态的乔治轻易的被激怒。

“你当然不懂！我要的不是洛斯企业总裁这个位置，而是一份尊重和重视！我从小被忽略到大，我爸爸他偏心，所有好的一切都是我哥哥先有，然后才是我！我为什么一定要排在伊克后头？为什么！”乔治咆哮着，绿眸中满是压抑已久的愤恨。“我唯一可以跟伊克比拟的就只有经商，那家伙对经商根本一窍不通，我以为洛斯企业会是我的，我的！可是为什么连洛斯企业都交给雷？那小子付出的心力有我多吗？他根本不把洛斯企业放在眼里，为什么要交给这样的小子！”

昀樵平静的等着乔治发泄完，“真正笨的人是你！”

“你说什么？”乔治怒瞪昀樵，一巴掌就要打下去，但昀樵算准时间捉住他下挥的手，顺势往反方向一折，伴随着乔治的一声哀叫，昀樵松手，乔治捉着自己不由自主抖动的手，疼得说不出话来。

“没用。”昀樵冷淡的讽笑，神情犹如雷的翻版，形于外的冷鸷气息让乔治说不出话来。

“人的心本来就是偏的，你的心比较特别，长在中间吗？爷爷或许是比较疼爸爸，可是他并没有偏心到置你于不顾，忽视你的地步吧？是你自己将事实扭曲，被蒙蔽了心智。说来真正最自私的是你，你想，爷爷会放心将这么庞大的一间公司交到一个只会自怨自艾，容易看偏事实的人手上吗？若非如此，你早就是洛斯企业的总裁了，也轮不到雷替你背包袱，你从来没有检讨过自己吧？如此不知内省的人要如何管理一个企业体？”昀樵淡漠的睨着乔治，无动于衷的看着他大受打击，一瞬间似乎老了好几十岁。

“我……不是这样的……我……”乔治想否认昀樵一针见血的话，但他找不出任何词句来反驳昀樵。

“你就是这样的，乔治叔叔，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你，其实对不起你的是你自己。”昀樵真佩服自己能说出这番大道理来。“如果你能想开一点就会知道雷事实上并不想继承洛斯企业，要不是你千方百计拉他下台，令他觉得刺激有趣，他不会留在这个位置那么久，留住他的人反而是你。”

乔治震惊的望着昀樵，没想到他做了这么多反而适得其反。他茫然的自问：“我……我错了……吗……我……错了……我错了……”

昀樵知道她的目的达成了，她成功的让雷脱离格斯企业这个束缚，以后，他要到哪儿去都可以得偿所愿了。

她不发一语的离开，留下乔治一人独自后悔着。

当风人院的驻院人们到达德国后得知昀樵被人绑架这个消息时，莫不为那个绑架她的人感到难过。

“真可怜，那个人竟然绑架昀樵。”清扬叹息着，“昀樵耶！”

“不知道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最爱搅和的星衍跟着接腔。

雷不知所措的来回盯着清扬和星衍，再望向其它没有发表意见的风家人们，虽然没有像清扬和星衍那么过分，但也差不多了。

“雷，你不必担心，昀樵会平安回来的，呃……或许再带上一点小伤。”力勤见雷一副惶惶不安的样子便出口安抚，但他最后一句话引来雷的关切。

“伤？什么伤？”雷急问，金眸中除了担忧又多了焦急和惊惧。

谷绯羽见状用手肘顶了丈夫的腰一下，警告的瞥眼他无辜且和善的笑容，深知丈夫的恶魔心性又发作了，她这表情在面对雷时完全消失无踪。“雷，你放心，昀樵会保护自己的，她有时候会不小心弄伤自己，但都是小伤，不要紧的。”

“是啊！雷，你不用担心，昀樵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不过是偷完东西回来后爬窗子不小心被玻璃割伤手而已。”力勤也点头附和绯羽说的话，如预期的让雷更加慌张，也招来妻子更严厉的白眼，他只是搂着她的腰，露出更无辜的笑容。

“大哥，别玩了，你没看出二姊夫已经快哭了吗？”清逸打抱不平，“二姊夫，你真的该放轻松，二姊绝对不会有事的。”

“有事的是那个绑架她的人。”皓轩接下去，了然于心地望着雷，他明白那种感受，只是那时候的情势比现在更加紧张，担心的心情却不分轩轻。

雷勉强露出个笑容，纵使大家都这么说，且他自个儿也明白，可是他的心就是不由自主的焦虑，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佳最坏的地方想！

“雷，昀樵不见了的事你怎么不通知我们呢？”伊克和萝丝冲进起居室，人未到声先到，以至于当他们见着了风人院这般的俊男美女时不禁有些错愕，“雷……呃……他们是……”

“你们好，我们是昀樵的兄弟姐妹，昀樵麻烦你们了。”力勤扮起介绍人的角色，有礼的颌首微笑。

伊克和萝丝也回以一笑，从乍见他们的震撼中清醒过来，“哪里。昀樵失踪了，我们实在是该负责的，真是对不起。”

“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重要的是昀樵会回来，否则你们的儿子、我们老四的未来丈夫就要崩溃了。”清扬亦跟着起身面对伊克和萝丝。

伊克和萝丝这才发现雷憔悴的模样，他们对望一眼之后上前，一个握住他的手，一个拍拍他的肩，给予无言的安慰及鼓励。雷露出笑容，摇摇头告诉他们他没事。

突然，他眼尖的瞄到经过起居室门口，一脸茫然的乔治，连忙上前揪住他的衣领，“昀樵呢？”

乔治无神的望着雷激动的神情，好一会儿才认出揪着他的人是雷，他低唤一句：“雷？”

“昀樵呢？”雷逼问，不理睬乔治的呆样，昀樵已经两天没消息了，他担心得快发疯，好不容易见到同样失踪两天的乔治，此刻却是这副怪模样，教他怎么能不生气？

“我错了，原来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却从来不反省，只知道怪别人抢了我的东西。雷，你愿意原谅叔叔吗？叔叔对不起你。”乔治请求着雷的原谅，雷这才发现乔治一脸悔意，跟以前那个颐指气使的样子有着云壤之别。

“乔治叔叔，你没事吧？”雷推开乔治，一脸狐疑的盯着他。

“你愿意原谅我吗？”乔治寻求原谅。他想了很久，觉得昀樵的话很对，遂决定回来请求大家的原谅后离开洛斯企业，不再争夺格斯企业。

“没有什么值得原谅或是不原谅的。”雷不耐烦的说完这句代表原谅的话后又问：“昀樵在哪儿？”

“啊！谢谢你，谢谢你原谅我。”乔治高兴得几乎掉下眼泪，他心头的罪恶感消除了些。

见乔治这模样，雷不自知的握紧拳头，努力克制自己想揍人的冲动。

“昀樵在哪儿！”他忍不住咆哮起来，挥拳向壁，激动的喘着气，“昀樵在哪儿？”

他这一吼，气氛瞬间僵滞，不止是伊克、罗丝和乔治，连风家人都有点被他的怒气吓到了，但他们也松口气，因为雷证明了他爱昀樵的心。

一直未发言的君樵向力凯使个眼色，力凯点下头，随即无声地接近雷，在雷发觉前一拳打在他的腹部，击昏他。

雷来不及反应就瘫在力凯身上，力凯拉起他的手绕过后颈，示意清扬一人一边，清扬会意的撑住另一边。“请问，雷的房间在何处？”

萝丝首先恢复过来，“请跟我来。”

“昀樵有福气。没想到她‘见不得人’的勾当干多了，上天还这么厚爱她，给她一个全心呵护她的人。”力勤收回在力凯和清扬身上的视线。

“那昀樵现在会在哪儿呢？”绯羽疑惑的问。

“昀樵没回来？”有点清醒的乔治听到这话便问，他只记得他离开时昀樵已经不在了啊！

“嗯，不然雷也不会这么担心。”伊克拍拍乔治的肩，两兄弟又重修旧好。

“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我走的时候，她就不在了。”乔治解释。

“那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君樵隐去话尾，笑了出来。

其它人也会意的笑出来，让伊克一头雾水的问：“怎么了？”

“放心吧！她一会儿就回来了。”力勤这话才落声，昀樵娉婷的身影就进入了大家的眼界中。

“大哥，大姊，清逸，你们都来啦！”昀樵上前跟他们拥抱，接着有些不好意思的对着萝丝和伊克说：“对不起，哪位可以替我付钱给出租车司机吗？我跟他说我会给他双倍的价钱，他才放我进来拿钱。”

原来昀樵在离开乔治的地方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说德语，加上她身上又一毛钱也没带，才弄得那么晚才到家。

伊克现在明瞭力勤他们在笑什么了，他跟着笑，招来管家要他去付出租车钱，才道：“你也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虽然不明白昀樵是用什么方法让乔治看清一切的，但他感激她。

“我不累，雷呢？”昀樵没看见她一回来就该抱着自己不放的雷，难道她失踪了他一点都不担心吗？

“雷被力凯一拳打晕送上楼去了。”君樵向她解释。

昀樵脸色一变，连忙冲上楼去。

“昀樵找到了她一直在我的东西。”君樵抱紧怀中熟睡的女儿，欣慰喊道。

“什么东西？”离她最近的颖豪不明所以的问。

“爱啊！”君樵微笑，她的回答让其它几个人也笑了。

昀樵心疼地望着才两天没儿的雷，他紧闭着眼，皱着眉，睡得十分的不安稳。

“雷？”她轻唤，指尖滑过他的脸庞，不禁责怪起力凯出手太重。“我回来了。”

雷张开眼，金眸映现着昀樵的容颜，他狂喜的起身抱住她，“你回来了！”又将她推开一点，检视她的身子，忙不迭的询问：“你有没有怎么样？他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昀樵摇摇头，心一窒，眼眶发红地抱紧雷，“我没事，安然无恙，你放心。”

他是将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在爱呵！纵使已明白她不会有事，他仍是为她担心至此，昀樵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份深情，她何德何能？

“昀樵……”雷恨不得将她嵌进自己的身体里，以确保她是真的回来了，回到他身边了，他激动万分的吻住她红艳的唇瓣，舌渴求的与她的交缠，飘荡了两天的心，这才安稳。“昀樵……我好想你……”

“对不起……”昀樵低声道，偎在他的胸膛，听着他急促的心跳渐缓，觉得自己像落叶归根一样攀附在雷身上了。“我迷路了，不然，我可以更早回来的。”

雷笑开了，只有昀樵有这个本事弄得他不知该笑还是哭。“你人生地不熟，迷路是应该的。”他轻拂她的发，“回来就好。”

“对了，乔治叔叔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昀樵突然问。

“他要我原谅他，他说他做错事了。”雷恍然大悟，“是你，对不对？”

“以后你就可以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了，只要别忘了把我算进去。”昀樵撒娇似的绽开一朵美丽的笑靥。

“我的未来一切都有你。”雷将脸埋进她的颈窝，在她耳边喃道，他好庆幸自己有一位这么了解他的心的妻子。

“我的未来也有你。”昀樵柔声道，安稳地环抱着他。

雷俯视她晶亮的眸子，在两泓澄澈如镜的黑瞳中望见自己倒映的影子，而昀樵也在雷那双金眸中望见自己，两人深情相视而笑。